東選品節 戊
行狀 碑銘 墓誌 上

東遷品節

行狀

有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府勸農事知河防事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高陽侯謚正惠韓公行狀 ○李穀

公諱永字貞甫姓韓氏高麗清州人初本國遣世家子弟為質子公之考在遷中遂挈家而來公由是少長輦轂學于中國大德七年選充宿衛十一年入侍仁廟潛邸為上所知至延祐元年移使利器庫時明宗即封于周將行請細甲於仁宗上命給之江浙省及相荅失蠻時為武備卿抵寺欲取鎮庫者公曰卿不聞乎世祖賜以尚衣御鎧若曰以此鎮武庫後世嗣聖或秉戎輅着服之否則秘藏世以寶守寺官相傳奉之惟謹卿曰吾將取觀耳無他也及見即持

走公大呼卿違制奔及而手奪之僅得兜牟卿復來奪公曰我頭
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無如之何止以鎧上王師後數月仁宗
命取是鎧主者以實對上怒置卿極刑竟無以存兜牟事上聞
者三庫皆尚方戎器秘藏公身三管鑰克謹以慎無絲毫失及
卿被刑人益重之天曆之元授河西隴北道僉廉訪司事先是甯
夏在邊遠鄙客旅之死無所殯柔有骸骨暴露者公乃令經歷
張珪築垣作庵收瘞其中五百七十餘以千字文為記標其姓名
鄉貫令其親戚易為稽考仍究垣內以葬其暴露者關陝旱饑
流民多就食而露宿野處病於風雨公撥俸以倡豪富爭出錢
以助作為庵二十餘間其所典鬻男女官給衣食還其父母於是死

者得所而生者不至於病矣其於讞獄一本於欽恤寧夏回党氏
婦因姦藥殺其夫獄已成矣審擬二年而無異詞公一問而知
之再問而得其情其夫果死於病并其姦夫即治出之人服其
神明至順二年轉陝西省時行省官僚皆以貪墨劾罷公孑然
獨居二年竟以能聞先時詮選不公惟勢是附非賄不成公悉
知其弊因籍先後定闕等差唱名注擬即行榜示請囑經
絕高下其手者無所措奉檄之士莫不悅服元統元年遷河南
府總管新館舍闢州路建里門勸農桑作惠民藥局以救
窮民收置銅儀以謹測候民既悅服則令之曰講求治道莫
先學校廟宇圮陋腐舍傾頹豈朝廷隆師重道之意乎於是

捐俸勸率興工修理建大成門及東西廡序揔四十有九間後有
學揔管宜文其事于碑略而不悉可恨也已既新廟學則程督
諸生課講凡公退治後之梅花堂集儒吏講説經史寒暑不輟凡
遠近之民冤抑久不得伸者憲司悉委之公〻亦心誠求之咸得其
情至元丙子二月以疾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二士庶聞者莫不哀泣
思慕公性寛和好惡不偏守正無私其行廉潔一介不以取人
自奉甚約内無妾媵淡如也故捐館之日帑無餘帛庫無餘粟
氷蘗之操終始如一至正癸未贈集賢直學士追封高陽郡侯
謚曰正惠子男三人長孝先次仲輔次文獻穀鄉人也嘗從之遊故
詳公之德行與其家世云〻

牧隱先生李文靖公行狀 權近

公諱穡字穎叔號牧

隱忠清道韓州人考宣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本國匡正大夫右文館大提學謚文孝公穀中元朝元統癸酉制科
號稼亭妣咸昌郡夫人金氏以天曆戊辰五月生公聰慧異常自
知讀書見輒成誦年甫十四中本國成均試嶄然已有聲始冠
婣婚一時高門望族擇東床者皆欲歸其女至婚夕猶爭乃娶
安東權氏花原君仲達之女戊子稼亭先生在元朝為中瑞司典
簿公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得受中國淵源之學
切磨涵漬蓋大以進尤邃於性理之書辛卯稼亭還本國卒奔
喪終制癸巳恭愍王開科試士公為魁授肅雍府丞秋充進奉使
書狀官赴京甲午翰林學士歐陽玄禮部尚書王思誠同掌會

試公又得中三月對策殿庭擢中第二甲讀券官諸公大加稱
賞勅授翰林文字承仕郎東歸恭愍王就加藝文應教知製
教乙未夏又充書狀官奉表如京禮仕翰林丙申以世老棄官東
歸蓋亦知天下將亂也秋吏部侍郎翰林直學士兼兵部郎中以
掌文武之選初公上言時政八事皆蒙施行其一罷政房復吏
兵部選也故有是命戊戌以言事忤權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公
尙州公理裝待曉將發其夜命下獨公進拜樞密院右副丞
宣王謂宰相曰李穡才德出衆非他人之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人
心由是昵居喉舌參掌機密凡七年陳謨啓沃裨益弘多辛丑紅
賊陷王京乘輿播越臣僚倉卒多潰散公從王不離側一心扞

衛參謀協贊洪濟多艱克成克復之功策勲一等賜以鐵券田
一百結奴婢二十口癸卯冬拜端誠輔理功臣同知春秋館事自是
与聞國政二十餘年雖在罷閑每有大政必就問焉丁未冬判開
城尹兼成均大司成初自辛丑經兵之後學校廢弛王欲復興改創
成均于崇文館之舊址以講授員必擇一時經術之士若永嘉金
九容烏川鄭夢周潘陽朴尚衷密陽朴宜中京山李崇仁等皆
以他官兼學官以公為之長兼大司成自公始也明年春四方學者坌
集諸公分經授業每日講畢相与論難疑義各臻其極公怡然中處
辨析折衷必務合於程朱之旨竟夕忘倦於是東方性理之學大興
學者祛其記誦詞章之習而窮身心性命之理知宗斯道而不惑

於異端欲正其義而不謀於功利儒風學術煥然一新皆先生敎
誨之力也己酉夏同知貢擧始用中朝科擧易書通考之法初恭
愍王爲魯國公主構影殿于王輪寺之東窮奢極麗數年
不就更相地於馬巖之西尤極宏壯勞費鉅萬侍中柳濯謂同
知密直安克仁簽書密直鄭思道曰馬巖之役非止勞民傷財
術士有言營作于此不利於國余以不才濫長百官不憂社稷可乎
寧以死諫乃上書極言不可王大怒　等獄欲以事誅之命公製
諭衆文公對曰近日濯等上書請停影殿之役雖以四事罪之國人
皆以爲上書之故願更思之王益怒促愈急公伏曰臣寧得罪要
敢爲文以成其罪且上書之事領都僉議亦知之時辛旽爲領都僉

議極竄幸用事方在上側晩不得已乃曰老臣亦知之但以王
怒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國印春富俛伏不敢進晩曰
宜令言者封之乃命公〻惡王益怒乃書封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
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於有德者事之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避
位矣乃移居定妃宮不許進膳翌日晩欲觧王怒啓王下公獄責
問坐以不從王命公曰臣自布衣濫豢主知驟至宰相謂有可以
益上德者至死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在縲絏臣敢盡言無罪
者欲王動心省悟以不濫殺大臣也因泣下曰臣之泣非畏死但恐
因此一失王之名不美於後世也獄官具上聞王遂感悟放濯等出
使公沐浴而朝時我 太上王爲知門下事恭愍王謂近臣曰近日物

議如何對曰皆言國家得人吾天曰文武皆用第一流以為宰相誰
敢議之蓋自多同日并用兩賢也王每召公及星山李仁復入內必令
左右洒掃焚香倖僧神照白王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
知此二公道德非庸儒且積學問含肌膚而得骨髓者也雖中國
亦罕比焉敢慢之哉蓋王嘗入侍帝庭聞朝中搢紳稱譽公有素
故云然九月丁母遷陽縣君憂明年王命起復政堂文學以疾
辭癸丑封韓山君甲寅秋恭愍王薨公自遷陽之逝哀毀成疾
聞王薨危篤杜門臥者七八年間奉旨銘指空懶翁二和尚浮屠
其徒因多往來于門凡求詩文扣者輒應頗有佞佛之譏公聞之
曰彼謂追福君親余不敢拒也戊辰朝廷欲置鐵嶺衛侍中崔瑩

當國用事擧兵謀攻遼我 太上王擧義回軍執退瑩起公
為门下侍中公曰今國家有變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辨之王仍不
能行是老夫之責也即自請如京王及國人皆以公老且病固止之
公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設死道路以
屍將命尚得達國命於天子雖死猶生入朝于京師高皇帝嘉
賚有加優禮以遣之比還國秋請退拜判门下府事冬恭讓君
立忌公者劾貶長湍庚午貶咸昌五月誣以遣彛初于上國逮繫
公等數十人于清州鞫問甚峻事叵測公曰死生天也當順義命
且處之自若也後數日黎明始雨未及日中山崩水湧壞城门漲入
屋舍皆沒问事官漂溺攀樹木僅免驛聞于國釋不问自有是

是州未嘗有水災如此之劇衆皆以為公忠誠所感也辛未冬又自咸昌
被召而來門人權近亦貶忠州路見公以所聞於人者告之公曰是則
詐也人臣之道唯君所命召之則來揮之則去死且不避往來何恤焉
既至復封韓山府院君壬申復貶衿州徙驪興七月我 太上王即
位忌公者欲加極刑公曰吾平生不妄語敢誣服乎雖死吾為直鬼
也語聞王察其情特原之移置長興府賴公專活者多冬宥歸韓
州自恭讓初年忌公者屢以計必欲置之死地王輒救之得全及是
忌公者不敢復施其計乙亥秋游関東入五臺山因留居之王遣使
召迎復封韓山進見而退送至中門待以故舊之禮丙子公年六十
九夏五月請往驪江避暑將登舟疾作召男種善于京城初七日

疾革有僧進語其道公擧手揮之曰死生之理吾無疑矣言
訖而卒訃聞王悼甚輟膳停朝三日遣使弔祭賻贈有加
謚文靖公十月子孫奉柩歸于韓州十二月葬于加智之原公天
資明睿學問精博處事詳明秉心寬恕議論可否明白簡
切而必至於忠厚待人接物謙恭愷悌和氣油然而凜乎不可犯
其爲宰相務遵成憲不喜紛更而持大體忠君愛親之念至
老不衰每形於辭色現於詩文勉進後學必以倫理爲主孜孜不
倦博覽群書尤深於理學所爲文章操筆即書如風行水流
略無凝滯而辭義精到格律高古浩浩滔滔如江河注海有集
詩三十五卷文二十卷自元季至正癸巳至皇明洪武巳巳數十年

間掌國文翰多更變故險難之際能修詞命屢見嘉嘆及公
既斥忌公者與文始以表辭見責於帝則公之文章智識有補於
世如此惜恭愍徒知致敬而不能盡用其言後長百寮未幾罷免
遂見詆嫺經濟之學卒莫大施天也為家不問有無貴雖至屢
空不以動心平生無疾言遽色家人僕隸或有失必徐以理曉譬
之未嘗加以怒言樽俎之間油油然而處亦不及亂襟懷洒落言
動從容喜怒不形圭角不露渾是一團和氣久居寵利而不見
其驕盈晩遭屯難而不見其隕穫縲絏非辱圭組非榮公之
操存守履亦可謂確乎不拔者矣公三男長曰種德次曰種學次
曰種善○特進輔國崇祿大夫青城伯沈公行狀○姜碩德 公諱德符字得之世世家慶尚青

邑縣行年十七忠穆王元年以門蔭授左右衛錄事參軍恭愍王六年陞爲中郎將兼閤門引進副使甲辰乞水原府使廉使行郡公將入參見使不褌使退使命吏讓之對以賬下如儀使謝其耿介不阿若此丙午拜江華府尹是郡僻陋未嘗講學公旣至大開黌舍延致師儒集鄉子弟敎以詩書禮義蔚有文雅化蜀之風尋丁大夫人憂徒步奔安城哀毁過禮幾至失性僞朝二年以公多智略才堪將帥充江界都萬戶威施雄界名聲益彰升聞于朝擢爲密直副使義州副元帥丁巳爲西海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戊午奉使如京時 太祖高皇帝屢問孫內侍不復使者皆力辭公受命無難色旣至闕下專對敏給公在京師授医請大夫密直司使已未還

國拜知門下事庚申倭寇以戰艦千艘侵我南鄙所過殘滅靡
遺諸將皆不能禦轉鬪至龍安鎭浦其勢甚張僞主命公將樓
船四十隻討之賊方舟而陣鋒鏑磨戛聲振天地公略無懼色一
擧盡殲自是倭寇不復跳梁壬戌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
完葺城堡功既訖以判開城府事徵還乙丑以門下贊成事朝京
師丙寅還國封青城府院君戊辰之役公從我 太祖師次婆娑
府 太祖倡義旋師公協贊翊戴居多既登宰輔常戒幹僕曰
我朝夕在公凡書問饋以物者汝毋受諸子有除授輒示其手足皴
瘃因戒之曰我出入勤勞方能臻此汝曹何能坐致爵位庚午中飛
語謫兎山縣事遂暴白未幾徵還壬申我 太祖踐祚進賞回

軍諸將公功第一授判門下追封青松伯甲戌城松都公董治
之是年作新邑于漢陽命公摠治其事於是量期程計徒庸
曉之以義使之以寬民不病焉戊寅拜領三司巳卯改左政丞庚辰
以疾辭復封青城伯辛巳正月卒于第享年七十四訃聞 太宗輟
朝三日加命有司以禮葬于麻田縣贈謚 公稟性仁恕恬靜喜
慍不形居處恭無妄勝不務生產取與以義由是為將相二十年庫
無餘財廩無餘粟及卒僅備喪祭其居官也遇事剛果略無私阿
其攻敵也既得其魁未嘗妄殺其處閒也對案蕭然如文人雅士初
娶清原君宋有忠女先公終生三子仁鳳義龜道生生學浮屠法為沙
門後娶監門衛郎仁川閔之大女生四子澄溫淙涎淙尚 太祖

第二女慶善公主我 殿下在潛邸 太宗選遇第一女作配旣卽
位冊爲恭妃此其終始哀榮之大槩今總太史氏編修寶鑑以沈
氏諸子皆幼而余贅於其家徵公行狀當公之卒也必有以文鳴世
者著其行述重遭家難不知藁在何所顧德懼公之崇功偉烈將
淪沒無傳綴拾素聞聊述萬一以進

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大匡議政府領議政廣陵府院君李公行狀　洪貴達

公諱克培字謙甫廣州人考諱仁孫大匡右議政謚忠僖公廣陵
山水之府祖宗積累之久儲精毓慶而忠僖公有五子皆國之器其
得氣之先而最長者曰公〻之生而有異相長而有異氣學而有異能博
通群書一時儕輩咸推爲遠大之器 正統丁卯中司馬試景泰庚午
以聖節使檢察官如京師有一通事犯慙公援法論覈一行肅然

世祖請內贍兼判吏兵曹事見公深器之陞請加一級每見公指
之曰是他日都承旨乙亥 世祖即位策勳為推忠佐翼功臣丁丑
世廟親祀圜丘賞執事者資窮三品者當陞堂上而公亦与
焉臺諫駁之 傳曰除子可也至如某豈宜以凡流待之特 命陞
堂上仍擢禮曹參議是年 世祖將巡幸慶尙道特以公帶本職兼
觀察是道戊寅來朝陞加嘉善封廣陵君己卯如京師賀千秋
節庚辰皇朝遣馬鑑招撫毛憐衛野行至本國東北境上 上以
公有專對才特遣公宣慰時申文忠公叔舟受命征野人即甫
兒罕文忠請与公偕從之及凱還陞資憲賜奴婢出為京畿觀
察使壬午拜吏曹判書巡察忠淸慶尙全羅道正軍籍癸未出

為平安道觀察使丁忠僖公憂乙酉仍丁大夫人憂服闋詣 闕肅
拜 世祖与貞熹王后同御內殿引見賜酒出為平安道節度使
撿御案得機宜 成宗即位拜議政府左贊叅辛卯全羅道饑命
以往賑其民公盡心措置一道賴以全活既還賜公純誠明亮佐
理功臣號階加崇政已復加輔國領中樞府事廣陵府院君庚
子別設都監以決奴婢久訟未決者名曰新訟都監公居其一部
決無所滯人無稱冤者辛丑壬寅年民間饑以公嘗為賑恤使活
民多命甲辰加階大匡乙巳拜右議政丙午秋 上幸洪下山觀獵圍
諸將請驅逐群獸往下平地射塲急取之左右皆曰可公獨曰走者
當取物以正若詭遇獲禽臣未敢知 上嘉之丁未旱公引咎請

辭職不允未幾而上遣中使 御書慰之曰賴公經邦之術獲此
雍熙之澤喜不自任戊申春翰林侍講董越給事中王敞等
來頒登極詔 上出慕華館迓之越等詰本國迎命違禮不即
進 上遣左右辨說者累皆不聽至遣公見公德器加禮貌之即
來頒詔其還也百官送于郊外越就公之位曰真朝鮮老成人也庚
戌公年將七十乞致仕不允仍賜几杖癸丑擢拜領議政今上嗣
位乙卯命胄經筵及以上各書嘉謨嘉猷以進公之書曰 成宗嘗
臨雍乞言臣講論中庸至哀公問政章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曰古今帝王為治之要在此願 上留意焉 成宗特賜
嘉納今臣亦無他辭臣之平生所學在此矣願復留意焉 上鄭重

之命承政院書諸冊以進六月卒于第年七十四訃聞九重嘆七鑑
而僚痛失師撥朝停市至於巷不歌舂不相既殯吊祭無虛日
至如卜兆營壙役千萬事靡不官底盖所以報公功德者然也公氣
度雄深志慮堅確本之以經術文之以吏治守之以正大行之以忠勤夫
其積於中者厚故見於面盎於背者大束帶立於朝儼然人望
而畏之自未弱蟬葉然已有公輔之望及其位愈崇年愈高則其
德業與之愈崇高而孟子所謂達不離道人不失望其公之謂乎
歷事五朝出入將相身繫國家休戚安危者殆三十餘年其間
政柄在手寵眷萃身者久而門無干謁人無間焉是惟難哉公性
嚴重平居寡言笑杜門不接賓客門庭常蕭然雀羅可設公於

物無所好只酷好書史常手不釋卷至老不倦其為学務實
不務華四不嘗吟哦詩律自奉儉素食無萬錢之費衣不五采
之脩惟酒無美但和其面醲其氣而已平生不喜言人過人有斥人
之短者輒艴然曰果若有短當取其所長況難的其短乎常慮
家门大盛戒子弟曰凡物盛則必衰吾等毋或自滿名二孫以守謙
守恭曰處世之道無過此每子孫来謁必臨之以莊其子孫必恭必
敬無敢有慢易色公娶許文敬公稠之女有四子曰世忠世衡世
匡世柾皆先公殁○忠貞公行狀 ○中泚灘 公諱琮字宗卿號尚友堂世
為孔岩人今陽川縣也許氏文宣以後凡十二世皆擢第代有聞
人逮公顯融極矣公之少也志氣深沉雄遠糠粃世故惟閉门

讀書常在途中未嘗左右游目凝然若沉思者或至迷失
人莫能窺其際與儕數類人同棲偸兒夜入其室盡挈衣
屨而去旣覺諸人咸懊恨公則畧不介意怡然取筆書壁
曰旣奪我之衣若宜吾鞋之莫偸旣奪衣又偸鞋竊爲先生
不取識者始服其量景泰丙子中生員試翌年又中文科時旱
甚朝野望雨唱名之日忽雨作廷紳皆因公以謂商霖之徵
世祖妙簡文臣分屬天文地理等學以習之以公屬天文學公研窮
步天之法雖宿業甘石者皆瞠乎在後至是遇見日食公推食
分晝進紙尾係之以疏斥異端開言路絶遊畋御經筵凡六事
皆時所諱言而獨公棘棘不少撓言甚鯁峭見者喘汗疏入越

召既異言直望見儀觀又瓌偉大驚所未知者心膽如何欲
試之摘既語以詰佯加威怒命捽下杖之傍有侍者無不股栗矣
措 上又取甲釖橫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釖盡甲即斬之
上徐徐拔之釖光閃閃照人未垂露公猶確然不動略無懼色隨
問而對音吐鴻暢上還納甲中曰真壯士也大加稱賞淂之恨晩命
進酌公徐徐就尊所酌酒進退俯仰雍容可觀當雷霆之威不
為威惕於公見之矣 上分授諸名臣釋經誦之先儒老師皆不免
至公則曰如某不喜佛甚勿授之公在小官能得人主敬憚如此癸
未甲申官至應教同藝時上黨韓公明澮以左揆開府與西愷中
文武幾百人極一時之選公其首也朝廷規征建州軍書雲委皆

責公裁畫公談笑杯酒若不經意咸中肯綮韓公倚重之有
大處置須稟 睿裁者必遣公入啓無來必增秩以遣乙酉拜
嘉善咸吉道節度使先一日 上御秘殿召公及今左相盧公思慎
賜坐從容論人才難得命公獨侍前曰卿不久居此卿知無公踈
綜不及對 上曰置卿於此非為出納無人欲作邊帥故先有此峻
除耳未幾有是命是時公年三十二公早有大志作兩界幙官平安咸吉
兩道都事雖老校退兵諳與之款語凡諸蕃族帳部落強弱山川道路
紆直與夫 祖宗朝關塞城壁堡塢建置沿革無不飽聞而默
志故一朝受閫委指揮顧眄民夷咸服一境帖然丙戌春丁內
艱以康孝文代之孝文奢汰不恤下大失物情明年吉州人李施愛

唱亂殺孝文自稱節度使土豪爭殺邑宰以應叛書聞 上命誰
能為吾辦此者北〻方子弟來侍者皆曰北方之人思許琮如慈親
誠得琮為帥賊不足平也即日除公節度使公方守喪在外驛
召入覲天語慰藉備至公不敢辭翌日陛辭親拔追送曰賊燄
方熾公可遲迴觀勢公笑曰此如拯焚拯溺恨不得一日馳千里聞者
壯之在途聞觀察使申濡被害體察使尹子雲亦幽拘從者聳
懼皆欲緩行不聽兼程抵安邊聞施愛已到端川而定平以北皆
為賊藪公與幕僚議曰永興前有龍興扼江為險則賊不得南
且我 太祖真殿所在萬一蹉跌當効死于此遂向永興一路州
官皆迎拜馬首且泣且言公來若後數日我輩糜粉賊手矣

公立馬良久慰遣本道人心愚悍又被誑誘執迷不悟及聞官軍
壓境奔竄山岩谷入烟衙絶公手製榜文數千語揭之父老相率
來拜轅門曰果我公也自賊中逃來者日數十人軍聲大振賊
勢日削公與康純魚有沼等提軍進頓北青南川賊乘夜挑戰
我軍稍驚賊不得犯遂退我軍亦還洪原康純唱曰聞賊添兵復
來且軍需不繼不如還軍咸興以圖再舉諸將皆是純公獨奮曰
如此賊弱我益張今營壁堂堂息甲休兵閉門擊賊足成偉績
吾知前死不知退生諸將知難奪不敢復言公謂康純等曰獅子
跳梁至此正由我軍不武況南軍怯寒秋氣日嚴諸君熟計之
諸將皆然公遂還北青力疾而行大軍至居山驛前公入軍中見

魚有沼卓鞭指示曰桃海一峯隆起聯絡募男嶺(賊已據蔓嶺)若使敵兒
士數百乘不得意上狂賊坐受縛矣非公則不能了有沼唯唯遂
潛師魚貫緣崖而上望旗幟冉冉林木間公在中軍手援桴督
戰賊皆屬目有沼兵已到中峯萬衆齊呼松風海濤亦助聲
勢賊陣動不得枝梧士馬塡軋聲如萬雷施愛跳諸將欲急
追公曰吾胃中已縛施愛施愛之頭將至脅從之徒皆吾赤子
豈容窮兵多殺數日李珠等縛施愛至軍前凱旋公獨留
鎭初公之入北也匹馬蕭然出入豺虎中徒以忠義奮發人心洽然從
之賊之號令不復南矣策公賜精忠出氣布義敵愾功臣之號
陞加崇政封陽川君己丑有賊張永奇起全羅道嘯聚無賴徒

嘗曰廣州縣不能制以公爲全羅道節度賊聞公至竄入海
島來間抄畧俄頃魚駭帆海而去公廣設方畧親領兵馳到擒
斬之賊平召還擢兵曹判書丙申建州衛結三衛寇遼東都指
揮使劉聰戰死又欲犯我疆秋命公巡察平安公開閫義州爲
列鎮聲援冬拜左贊成戊戌春還朝 上將廢中壼天威震
動人不敢言公引漢武帝宋仁宗之失獨力陳不可癸卯 貞熹王
后在温陽行宫上賔奉安欑宫于城外永順君家公啓曰昔
世宗時河崙死外命入城殯其家重大臣也今以世俗拘忌 大行
王妃欑宫在城外其失不細竊痛之反復極陳時論多之乙巳丁
外艱丁未冬今天子新即位以翰林侍講董越給事中王敞使我

差公遠接使迎于境上董越等到義州尙聆持視人麾如及
公入謁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矍然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罷
公出兩使相目曰豈〻哉若人見公必留語從容相与討論經史或
至夜分一日置酒王副使語及嘗奉使遊蜀公問入蜀有二路陸由
褒斜水由荊門公由何路副使云由江而入公又問聞江出岷濫觴至
夔東峽極險至夷陵始漫流信否因畢江至某〻地為某〻水沿江
上下襄樊荊鄂數千里間山川遠近戶口多寡以至古今英雄豪傑
并呑割據歷〻縷數兩使心服前執公手曰非公胷蔵萬卷何
以如此前入京數日問禮官呈迎詔勅儀註視有 殿下乘輦行之語
兩使意曰迎詔則國王具冕服行迎勅則具冕服乘馬行此高皇

帝所定之蕃王儀也若欲乘輦當還到義州稟朝廷處置公入見曰
高皇帝為萬世定不刊之典若如兩大人之言則不過變法耳兩使變
色曰吏曹欲非毀聖制耶公擧手曰人君生長深宮不慣行步況
衰遲足弱者則遠行郊外將委頓不能行禮曾謂高帝制經久之典
强人以不可行之禮耶衡知其不然書云朝步自周者豈步云哉
不以辭害意可也兩使笑曰聞公言更覺理勝乘輦迎詔乘馬
迎勅可也公又力爭曰今詔勅俱到迎詔則勅從之豈容別為勅乘
馬耶兩使幾聽公　上曰不可與制使抗遂屈己勉從乘馬迎勅始
此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
海外有此人也還朝嘖嘖搢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聞者

無不想望風彩己酉陞輔國封陽川府院君永安觀察使時訛
言騰興亂幾萌兆公不動鎮定坂屋公而遣下車去刑威已逋責撫
摩煦疲民情胥悅一方寧謐公語幕僚曰北人最難治稍乖撫
綏鋒鋩生胸蓋稟賦有殊不學而然也公詣學謁聖睠學舍傾
圮湫隘曰此其可緩耶公捐俸董役不日新成聖殿講堂師生棲
息之所無不備具公率諸生親行舍菜禮士民聳觀簿領之暇
執經講讀請業者環坐各因材施教儒風大振六鎮之人咸重
所未學辛亥公秩滿當遞將征庀亇車坂命仍之遂下 御札曰自
庚辰赴戰而後為邊將者類多庸貪不體國家字撫之恩狃乎
昇平專事財貨不恤民隱以致人民流移而士馬不強今觀事生不

盡至於此惟卿資兼邊人志專經國更鍊世故之多習知邊情之久雖遼廷僚右卿誠勤而欲責成效曷若久寄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爲政寔待三年之久而所以期三年者蓋言其積累工夫治道大備者也今已委卿東北建先定之規模盡治邊之良策期以十年如班超羊祜之老於邊城則沃野千里桑麻之富又何難焉予欲相見當自居之宜釋體予之懷勿憚勞於閫外務安黎庶用成茂績　尼亇車在諸部中最強國家撫之素厚邊將失馭邊氓始因壬辰大舉兵入寇自後邊患歲滋邊將每聞警閉城不敢出戰一無以希無事故賊来去躪藉而去有賊以来未有如此之酷諸鎮氣索城底幹原里及女真毛憐速平諸衛素臣順至是皆懷觀望若

置而不問則不但厄亇事益張亦無以彈壓諸蕃公協董事
機馳驛而聞上命神斷北征之議遂定命公乘 入覲問度用
兵數何對曰精甲二萬則足矣遂陳方略歷歷如在目前皆可之
將行賜 御札又特賜釼卿豈不度是乃宋祖征南授曹彬之言
也 御宣政殿親執酒賜之仍命諸大臣就忠勳府餞之公還部署畢
十月十五日興師士馬亘雲旗幟蔽日出師之盛近古未有也城底部
落請從往來者亦數千人前鋒至何順江邊得鰱白尾積江岸又
見人馬跡蹤橫在地上甚多諸將皆曰虜已覺我必據險邀之
將奈何公笑曰諸君且毋恐前在鏡城有熟戶謂我云聞師期捕
魚何順江藏野岸以犒師者必此也諸將始安實未有此事

而公之臨機應變如此軍中輕銳喜功者皆欲潛師掩其不備
公皆不聽至則虜果遁諸將欲追公曰軍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虜既破膽鼠竄當挫鋒上銳以圖萬全豈容希首級久露吾
師耶遂班師到麻乙胡里之地日昏前有險兩崖對峙百尺數里不
斷路出其中甚狹諸將皆欲過此而營公獨不可曰賊必據險伏
我入其中以健馬肉薄則夜暗我師首尾相救諸君能保萬全耶
遂留達明鼓行至其地則賊騎果先據我軍力戰得脫非公危矣
至蔚地遇雪虜中雪下頃刻深丈餘一軍皆憂公曰天若有知忍
使萬命凍死胡地耶俄而雪霽皆謂公誠感所致 上聞師還
遣都承旨宣醞迎勞蓋異數也尼亇車所居險遠前此未有至

者至是鑿空而行虜以謂從天而下登山望我軍鐵騎連亘數十
里不見其際懼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夥也公之此行非徒張吾軍
震疊宜建州三衛聞聲亦懼當公建議之初舉朝譁然爭之公愀
然謂所親曰有征無戰暫勞永逸若曰邀功生事則難與言大計
後日當知老夫非謬矣矣數年來邊氓奠枕公言果效壬子進階
大匡右議政公負廊廟重望者久至是登庸朝野相賀是時
僧禁甚嚴未幾而罷公極陳不可曰命下旋罷累聖德不細自古奉
僧邀福而訖無利益前古則勿論我朝 世宗嚴爲僧之禁披緇
者不得入城闉晚年創內佛堂 世祖睿宗事之彌謹皆未獲
福享祚不遐言甚切直 上優納之中外方拭目而望公已病不能

有爲甲寅二月卒享年六十一方公之病也遣內官問後事公已危遂
開目喉語曰願 殿下愼終如始訃聞悼痛輟朝司饔提調請
進肉 上曰於大臣之亡伊誰不痛如許相盡瘁事國深睠不已侵
犯風霧榮衛損和此予尤痛忍食肉耶公亡朝廷若空士林相
弔至有失聲而哭者公娶吏曹正郎韓瑞鳳女生三男長礭次
礦次礎側室生三男長碌次礦次某是年葬長湍某里公魁顏廣
顙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儼然若太
山喬嶽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天稟極
高加之邃學卓識遇事接物神謀默斷出人意表氣像雍容
厚重雖當倉卒未嘗有遽言疾色平生有忠貞自許不以人

主喜怒為遷就向背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
繼之流涕可謂以道事君者也公之百行純備而孝友尤卓絶大
度包容浩纖巨細無物不容而至於論人奸邪直言無隱以此世之
賢人君子益歸之早貴隆赫不治產業清貧如寒畯所居湫陋
人所難堪而公則處之泰然官居權要不受私謁門館寂然嘗
語曰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非分適足為害未嘗為子弟求
官至公亡猶在布素為將務持重不喜近功愛卹士卒與同甘苦
有罪親故不貸故所向能有濟博覽載籍三館四庫之藏靡
不淹貫旁通雜藝天文地理醫藥曆算精研其妙尤深性
理之學濂洛關閩諸子微辭奧義心融意會超詣獨往窮探洙

泗淵源所見既高發而措諸事業光明正大皆可為後世法為詩清壯有氣文亦健又能弓馬臣公特餘事耳公資兼文武望隆朝野以身繫國家輕重者三十餘年開國百年而來罕有其儔擬諸古人其裴度韓琦張浚之流歟

碑銘

有明朝鮮國桓王定陵神道碑銘 權近

上即位之二年春正月命臣某若曰余以否德荷天休命肇造邦家 祖宗積德是賴謹已追謚四代皆上王爵汝其銘哉 先烈考定陵碑昭示永世臣某承命祇慄不敢以鄙拙辭嘗觀孟子之言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前朝自始祖王氏以來垂五百年運祚既衰恭愍絶嗣妖僧辛旽子禑冒姓竊位荒淫戾

僞歲戊辰與其相崔瑩謀興師妄動將犯 天子之境維時我
主上殿下爲右軍都統使仗義還師禑乃知罪遜位子昌越明
年 天子責以異姓爲王氏後 殿下以侍中任國政與諸將相議
立王氏之裔瑤爲君初自禑時政在權臣鬻賣官獄瀆亂朝
廷民胥怨咨日夕思治及 殿下作相革除舊弊更新治道罷
私田以正經界汰冗官以重名器登崇俊良放竄頑嚚奮武威
以却邊寇施仁政以厚民業整頓紀度修明禮樂三韓之民父
母愛之瑤乃以昏迷闇於大體崇信姦回廢黜忠直政令無常
以壞國法用度無節以傷民財乃與其相鄭夢周常謀陷之夢周
陰嗾其黨之在臺諫者欲加罪臣及直言者衆流羅織上書將及

殿下禍在不測國人莫不憤怨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左侍中臣
裴克廉右侍中臣趙浚等五十二人知天命之所在察人心之所歸
倡以大義百官父老不謀而同合辭勸進 殿下讓至再三衆志彌固
勉即 寶位市不易肆兵不血刃會朝清明民乃大悅即遣知
中樞臣趙胖奏聞 帝乃詔曰三韓之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
各樂天之樂乃 帝命也未幾中樞使臣趙琳從還又勅國更
何號星馳來報即令藝文館學士韓尚質奏請國名賜朝
鮮之號且曰體天牧民永昌後嗣其獲天人上下之助如此誠所謂
應五百年而興者也臣謹按璿源所自全之望族有司空諱翰
仕新羅娶太宗三十世孫軍尹金殷義之女知冥州諱安社後仕

元朝為南京五千戶即我 殿下皇高祖令封穆王陵號曰德配李
氏今封孝妃陵號曰安皇曾祖諱行里今封翼王陵號曰智
配崔氏今封貞妃陵號曰淑皇祖諱椿今封度王陵號曰義配
朴氏封敬妃陵號曰純皇考諱子春屢立邊功至正庚子病薨
于朔方道年四十六其年八月葬于咸州之東歸州之原今封桓王
陵曰定陵配崔氏封懿妃陵曰和陵世積勳德肇基王迹善鍾
慶發源遠流光篤生聖哲以建大業天之眷佑有德至矣王氏三
娶懿妃又生一女李氏生男曰元桂仕前朝封完山君卒金氏宣安翁
主生男曰和封義安伯 殿下配韓氏先薨贈節妃陵曰齊陵生
男曰芳雨封鎭安君曰芳果永安君曰芳毅益安君曰芳幹懷安

君曰諱(太宗) 請安君曰芳衍早殁贈元尹繼室康氏封顯妃生男曰芳
蕃撫安君曰芳碩幼臣竊觀帝王之興其祖宗積累之遠本支蕃
衍之多未有若周家者也爰自后稷歷數十世以至文武而興王業
振振麟趾詵詵螽斯實基蒼姬八百年之曆亦由先世仁厚之德以
致之者也今我國家自司空至于桓王積善慶久而我 殿下以英
明之資神武之畧遠紹遺烈光膺大慶以開億萬世無疆之休
金枝之衍既茂且蕃誠與周家并隆是其積之久故發之者大樹之
者固故傳之者長遠於戲盛哉銘曰於皇仙李本固根深奧自司
空世茂德音長發其祥至于桓王誕我 明主奄有東方曆數攸
歸不試戎衣與民更始照布德輝 王曰不穀獲膺天祿寔繇

祖宗毓慶之力廼稽舊章追謚以王潛德斯室丕顯其光振振公姓即篤其慶維本維支萬世有永瞻彼歸州有峙其邱王氣欝葱無疆維休臣拜稽首我銘不諛刻此貞珉以示後人 有明謚康獻朝鮮

國太祖至仁啓運聖文神武大王健元陵神道碑銘

天眷有德以開治運必先現異彰其符命夏有玄圭之錫周有協卜之夢由漢以降代各有之皆由天授非出人謀惟我

太祖大王之在龍淵也勳德既隆符命亦著夢有神人執金尺自天降而授之曰 公宜持此正國夏圭周夢可同以符矣又有異人來門獻書云得之智異山岩石之中有木子更正三韓之語使人出迎則已去矣書雲觀舊藏秘記有九變震檀之啚建木得子朝鮮震即檀之説出自數千載之前由今乃驗天之眷佑有德信有徵哉臣謹按

璿源李氏全州望姓司空諱翰仕新羅十三世而至皇高祖穆王八
仕元朝世襲爵元政旣衰皇考桓王還事高麗恭愍王至正辛
丑紅寇陷王城恭愍南遷遣師克復我 太祖先登獻捷明
年羣走胡人納哈出又明年却逐僞王塔帖木恭愍特倚益重累
官至將相出入中外樂觀經史亹亹無倦濟時之量好生之德
出於至性恭愍晏駕異姓竊位權奸擅國海寇深入洪武庚申
我太祖戰捷雲峯東南以安戊辰侍中崔瑩誅戮權奸過於慘
酷賴我 太祖全活頗多瑩以 太祖爲侍中仍授右軍都統節鉞
遥遣攻遼次威化島倡率諸將仗義旋旆師旣登岸大水沒
島人皆神之執退瑩代以名儒李穡爲左侍中方是時也權奸濁亂

狂悖構隙危亡岌々禍亂莫測非我 太祖轉移之力一國殆矣
己巳秋 帝責異姓為王 太祖與將相迎立王氏宗親定昌君瑤
盡心輔政群情胥悅功高見忌讒慝交構定昌頗惑焉 太祖盛
滿請老而不得謝會因西行遘疾而還謀者益急我 殿下應機
制變群謀瓦解洪武壬申秋七月十六日 殿下與大臣裴克廉趙浚
等倡義推戴臣僚父老不謀僉同 太祖聞變驚起牢讓再三
勉登王位不下堂陛而化邦國非天啓佑有德疇克如茲即遣知
中樞院事臣趙胖奏聞 帝詔曰三韓之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
人各樂天之樂乃 帝命也繼又有勅國更何號即遣藝文館學
士臣韓尚質奏請又詔曰維朝鮮之稱美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

牧民永昌後嗣彝我 太祖威聲義烈升聞于上簡在帝心故當請
命輒蒙命音豈偶然哉越三年甲戌有構國家者 帝命遣親
男入朝 太祖以我 殿下通經達理卽遣應命旣至敷奏稱旨優
禮賜還其冬定都于漢陽營宮室建 宗廟追尊四代爲王修禮
樂而崇祀事定章服而辨等威興学以育才重祿以勸士辨析
詞訟慎簡守令奬政忞革庶績惟熙海寇來服四境安堵我
太祖巍巍盛德眞所謂天錫勇智聰明神武雄偉之主也奸臣鄭道
傳戊寅秉我 太祖不豫之隙欲挾幼孽以肆己志我 殿下炳幾殲
除以嫡以長請建 上王爲世子九月 太祖以疾未瘳禪于 上王 上王
未有繼嗣且謂開國定社咸我 殿下之績乃册爲世子庚辰秋獻

太祖以啓運神武太上王之號冬十一月上王亦以疾禪位于我殿下
遣使請命永樂元年帝遣使奉誥印來封爲國王繼遣使來
賜衮冕九章秩視親王戊子五月太祖晏駕春秋七十四歲在王位
七年老不聽政十一年古鈕忽遺嗚呼痛哉我殿下哀慕罔極諒
闇盡禮奉冊寶上至仁聖文大王之號是年九月葬于城東楊州
治之儉巖之山陵曰健元陵訃聞皇帝震悼罷朝即遣使賜祭以
太牢其文略曰惟王明達好善出於天性敬順天道效義攄忠恭
謹事大保恤一方之民我皇考深嘉忠誠賜復國號曰朝鮮王功
德之著雖古朝鮮之賢王無以過也又賜誥命謚曰康獻又勅
殿下賜賻特厚寵異之典備極無憾盖我太祖畏天之誠殿下

継志之孝前後相承克享天心故於終始之際大獲天人上下之助如此
其至嗚呼盛哉臣観歴代受命之君徳業之盛以符命之神輝映簡冊
流光罔極今我朝鮮之龍興也盛徳貞符千古有光是宜既得其位
又得其壽峙洪基而流景祚与天地而久長矣臣近敢拜手稽首而
獻銘其詞曰天生斯民立以司牧廼長廼治廼眷有徳　天諄〻有命
赫〻爲錫玄圭周夢協卜惟我朝鮮肇基王迹夢有神人授以
金尺符以籙前定天心昭晰曆運既終君昏相酷農月興師大邦
構隙我旆義旋罷人斯得忠誠上聞　帝心載懌曆数有帰輿情
斯迫大業既成　帝肆不易　高皇曰咨惟爾有國民無兵禍樂天
之樂継賜國號朝鮮是復相地定都于漢之北虎踞龍盤王氣

攸積宮室崇崇宗廟翼翼仁深好生治蔚思輯百度具修萬
化斯洽廼倦于勤傳付 聖嫡廼讓于功惟世惟及明明我 后有
欲必燭禍亂再平其慶克篤開國之社成后之績大命難辭神
器有託祇奉 兩宮虔恭愈恪孝弟通神 帝眷尤渥遺表惇
惇哀慕擗踊 帝聞震悼遣使吊哭大牢有祀厚賻有勑美
謚褒嘉恤典備飭自天佑之終始不忒景祚綿綿子孫千億宗祀
無憾長與天同極已文簡公安公墓碑銘公諱宗源字嗣清姓安氏順興府人考諱
軸號謹齋中皇元制科相高麗為贊成事卒謚文貞公生而聰慧
稍長知讀書不事嬉戲舉止異群見識者知其必貴公年十七䝨
中成均試禮闈選乙酉遂入藝文館二檢閱舊居是館者率以踈放

相尚公縄以禮法館中肅然丙戌再加修撰供奉秩滿當去同僚
沈東老年高位下公讓之使得先遷文貞聞之喜曰讓德之先
也我讓於人人誰捨我吾家有人殆益昌乎辛卯恭愍王立除都官
佐郎癸巳擢典法正郎時田民刑訟皆隸典法公裁決平允人稱其
明甲午年三十選為慶尚道按廉陛辭之日王問理民之術公先諸道
按廉數陳詳切王稱善治果有聲戊戌移于吏部時罷政房以
銓選歸吏兵部公掌其務不阿權貴同列憚服辛丑出按楊廣
其冬紅賊犯松京恭愍王播越而南公先往忠州以備供御時王左
右有以事含公者譖于王曰按廉寗源到忠州已踰嶺而遁矣王
信之遣中使執以來使者至忠州見公在館營辦供具知其被誣

執与俱未以其事聞王釋不問左右復譖遂械繫之宰相以訴罪白王乃貶知清風郡事踰年而罷其民至今思之及辛旽擅權有執政者与公言某等薦公宜速往謁公辭曰我本疎懶趍勢非吾所能也執政愬之反譖公出爲江陵府使有惠政未幾而代閒居七八年屛跡不出詩書自娛旽伏誅復爲司憲侍史屢官至巨未階加匡請封重大匡興寧君辛酉加純誠補祚功臣號壬戌又加功臣之號丙寅拜政堂文學戊辰崔瑩得政誅權臣貪汚者以公清謹除門下贊成事恭讓君立復拜判三司事壬申今我 主上即位以公爲國初元老清德重望足以坐鎭雅俗授特進輔國集賢殿大學士甲戌公年已七十矣復奉使如上國至連山站稱有朝旨沮當而還

三月以疾卒于第訃聞上悼甚罷朝命遣門下左侍中趙浚賚
教書致奠于殯加謚文簡五月葬于臨津縣瑞國洞公天資貞簡
重厚神清朗持身以慎當官以勤居家不言利臨事安詳待人
接物位尊而益謙始長子仲溫嘗尹安東親書訓誡之辭數十
條以與之舉皆為法作亭於宅之後園扁以雙清因為自號實
至必買酒惟以禮意款洽歷相累朝不為子弟求恩澤趙密直
云仡洎公二千餘年乃任江陵邑父老思公不忘為構生祠畫公
像以掛之及公之沒遠近聞者莫不相弔以悲公之終始可謂克全矣
公娶金輝南之女生四男長仲溫無子先公歿次景良次景恭次景
儉銘曰崒嵂高山于興是環淑氣攸鍾迺降厥神迺生碩人溫溫其恭

位冠蟬聯壽享稀年善始令終有子有孫簪履盈門教誨之
功瑞國之原夏屋之墳惟公玄宮伐石作碑爰刻我辭永示無窮

○西原伯文簡公李公神道碑銘

謹按李氏清州之籍為國望族最顯且久高麗太
祖之肇興也有諱能希克左右有功封為國公畫形壁上至六世孫
諱公升棌行修潔相仁王毅王嘗奉使千金不受一錢清德益彰毅
王於秋夕翫月天朗無雲嘆賞久之乃曰今宵明月猶公升胸中
無一點塵埃卒謚文貞上下數百年間子孫濟美世德相承逮文
簡公益自飭理以貽後慶○昌平公与其子上黨君協心戮力相我朝鮮再有定社佐命之功同建勳盟並崇台昭上黨與弟清平君皆尚公主積善之慶益大以昌文簡公諱梃古名春吉年二十九始以門
蔭拜八關寶判官明年冬中丙科及第歷仕至崇祿大夫刑部尚
書公嘗以清儉自律循蹈禮則不隨俗俯仰世俗服其正直退居鎮

州之常山石犯官達恭愍王任潛邸共聞其賢及即位召至于京
嘉其清慎親書文貞公操履大節及毅王亂月嘆賞之語继以
公志慕祖先亦薄世味之事此賜之方将大用遽帰舊隱辛丑以疾
卒春秋六十三葬于常山之南麓父諱季瑊謚正憲追贈公門下左
政丞西原伯有男四人長曰由信先公殁次居仁次居義次居易銘曰瞼
西原孰濬其源國公肇緒克固其根甚根既固枝葉是繁烈
烈文貞操履之清留中無累秋月之明顯允刑部維德之行身以禮
持不与俗隨清儉彌篤厚積厥基宜御宜相詑莫以施遺慶于
後以垂其裕延居司平既峻且武忠在社稷切藏盟府父子再賡司
奬王寵兄弟益美王姬是寵赫々寵光雖古罕匹咸依守法愈謹

秉節福未有文譜光前烈繩繩來裔引之無替刻辭于碑昭示永
世

箕子廟碑銘
卞季良

宣德三年戊申夏 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
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
中國迨今二千餘禩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祠宇隘陋不稱瞻式
我 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
久史臣其文之臣季良承命祗慄不敢辭臣竊惟孔子以文王箕子
並列於易象又稱為三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贊也思昔禹之平水
土也天錫洪範彝倫叙矣然其說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
年至箕子而始發向非箕子為武王而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学後之
人何從而知之箕子之有功於斯道也豈偶然哉箕子者武王之师

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
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
非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井田之制八
條之法炳如日星吾邦之人世服其教後之千祀如生其時愀然對越
自有不能已者矣洪惟我 恭定王聰明稽古臬觀經史而我 殿下
以天縱睿哲之資緝熙聖學其於洪範九疇之道蓋有神會
而心融者矣所以作之述之以致其崇德報功之典者出於至誠實
非前代君王所可得而儗也卿士若民相率而起是引是行以近
天子之耿光而得與於數錫之福也無疑矣於戲盛哉作為屋若干
置田以供粢盛復戶以應洒掃命府尹以禋享祀廟宮之事蓋無

臧矣臣季良不勝感激獻銘。銘曰嗚呼箕子文王爲徒先也漢耗帝訓
是敷迺直師殷實師武王殷棄而亡周訪以昌大哉天下負佩安
危歛而東來天其我私以教以治八條其章孰愚不明孰柔不剛漢
書稱美道不拾遺俾夷爲華唐有其碑亹亹我 王光紹絶學崇契
其理躬行其法旣作乃述祠宇翼翼有峙其堂神御攸寧歲時
享祀克敬克誠嗟嗟小臣潛心遺經今承王命稽首拜銘盛德之
光彌萬億齡。國學新廟碑銘 永樂七年己丑秋國 王殿下命臣季良若
曰惟我 先考太祖受天明命肇造家邦定都漢陽並建廟學
所以尊先聖而重文教也予承丕緒聿遵成憲重新廟宮旣成
矣學官等請文立石壽示將來汝其筆之臣季良承命徵其始末

歲甲戌 太祖旣建都其宗社朝市城郭宮室之制咸底厥宜卽
謀營廟學度地於都之東北隅山止土衍水環以流厥位面陽 命
驪興府院君閔霽治之鳩工餙材經始於丁丑三月蕆事於戊寅
七月聖殿宗宇從祀旁序學在廟後中明倫堂左右有夾引
脩廊于兩夾之南左夾之東有廡有廊師生之位正錄所處無一
不完規模宏敞締構堅緻凡爲屋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置田以供
粢盛廩生徒復戶以應洒掃足使令廟學之事可謂備矣而火于
庚午二月 其年十一月 殿下卽位于松京詣學謁先聖 命冑子就
學歲乙酉還都親奠于先聖先師越三年丁亥命卽廟之舊基而
新之星山君臣李稷暨同知摠制臣朴子青董役晨夕督視心計

指揆工師用劻四閱月而廟成崇深端大比舊有加作神廚于廟
之西東西門于兩序之下加給田口田至萬餘畝口以百計者三矣用左
政丞河崙獻議躋鄒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廟宮之制益無
憾焉臣竊惟聖人之道大矣不可得而讚也雖強有言其不類於繪
天地而畫日月者幾希吾夫子生於周末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作
百王之大典而垂教罔極於他初澤流於無旣生民以來未有其盛宰
予所謂賢於堯舜者其有以夫自唐以來際天蟠地廟貌相望崇
祀不忒矧吾東方粤自古昔俗尚禮義服箕子八條之教彝倫之敘
典章文物之備侔擬中國吾夫子蓋嘗有欲居之志矣營建廟學興
崇文教固非他邦之比也恭惟 太祖大王應天順人草創洪業奄有

東方定都之初即以崇聖化興儒術爲先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乎天性而卓然有見於出治之本源當務之爲急矣所以貽謀垂裕淑心而壽國脉者嗚呼至哉 殿下仁孝謙恭剛健睿智克紹先業臨政之暇樂觀經史無至夜分卷不釋手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盡持守盈成之道焉求之前古蓋亦絕無而僅有矣世道方亨人文宣朗一時勳親大臣百僚庶府以至宿衛之臣莫不嚮學非我 太祖右文興化育養人材而我 殿下弘大前烈躬行於上以鼓舞多士作新斯民之致然歟肆業有學承祀有廟周旋登降愀然對越觀感開發勉勉循循由門而堂以求其室成德達材致君澤民者接踵而出駸駸乎三代作人之盛可俟也豈惟聳觀易聽焜燿一時而已哉實我

朝鮮宗社萬世之福也稽首獻銘〻曰於穆宣聖應時而生包
羲迄周集厥大成自生民来孰盛与京赫哉崇祀周于普天矧
曰箕封禮義惟先禋禩俎豆從古則然天錫 太祖神聖武文
昭受 帝命克集大勲翼〻神都惟漢之原廼經学宮聖廟
在中奠焉講肄多士景從明〻我 王纘緒増功緝熙聖学
今古罕同有倬新宮蠲祀二公元良入学國本攸隆我作我述先
聖是崇人林是育風化是懿孰無秉彝而自暴棄人日進学
世日趨治登三咸五刻日以俟華山嶙〻漢水疊〻与國無疆惟
聖之祀窮石琢詞于永厥視○妙嚴尊者堉銘 我 太祖之元年冬十月師
以石至松京 太祖以是月十一日龍辰具法服若器封為王师大曹

溪宗師禪教都摠攝妙嚴尊者兩宗五教諸山釋子時在焉師
陞座拈香祝釐已竪起拂子示大衆曰這箇是三世諸佛說不到
歷代祖師傳不得底大衆還會麼若以心思口言計較說話者何
有吾宗復於 上曰儒曰仁釋曰慈其用一也保民如赤子乃可爲民
父母以至仁大慈莅邦國自然萬壽無疆金枝永茂社稷康寧
矣今當開國之初陷於刑法者非一顧 殿下一視同仁悉皆宥之
俾諸臣民共躋仁壽之域此我國家無疆之福也 上聞而嘉之
即宥中外罪囚時韓山牧隱李文靖公以詩贈師有 聖主龍飛
天王師佛出世之句 上以檜巖寺懶翁所居大道場命師入焉丁
丑秋命造壽塔于寺之北崖師、指空浮圖所在也戊寅秋師以老辭歸

居于龍門明年又入金剛山以己酉九月示寂丁亥冬 上命我安大君和
居師骨于檜嵓山之塔又四年 上命臣季良名其塔且爲銘謹按其
弟子祖琳所撰行狀師諱自超號無學所居曰溪月軒壽七十九
法臘六十一俗姓朴氏三歧郡人也考諱仁一母蔡氏蔡夢見初日
射懷中遂有娠生始免襁褓便行掃除及就學人莫敢先年十
八脫然有出世之志依慧鑑國師上足弟小止禪師薙髮具戒參詣
門山諮法于慧明國師法藏國師示法已乃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誰遂
令居浮圖菴一日菴中失火師獨靜坐如木偶人衆異之因看楞嚴
經有悟自是廢寢忘飡專於參究壬辰住妙香山金剛窟功益
進或睡則若有擊鍾起居以警焉者是時釋然了悟汲汲有求師取

質之意挺身走燕都參西天指空禮拜起云三千八百里親見和尚面目空云高麗人都殺了蓋許之也次年到法泉寺參懶翁〻一見而深器之遊霧嶺歷五臺再見懶翁於靈巖寺留數載其在定也至有當食而不知着翁見之曰汝却死了耶師笑而不答翁一日謂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你与我成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象之牙雖藏之不可得也他時你豈不為人所仰乎丙申夏欲東還告辭翁手書一紙送行曰觀其日用合機与世有異不思善惡聖邪不順人情義理出言吐氣如箭鋒相拄句意合機似水歸水一口呑却賓主將身透過佛祖關俄然告行余以偈送云已信囊中別有天東西一任用三玄有人問你參訪意打倒面門更莫言師既還懶翁亦以

指空三山兩水授訖還國住天聖山元曉菴已亥翁在神光寺師亦往
焉翁之徒有忌師者師知而去之翁謂師曰衣鉢不如言句以詩遺師
云間僧輩起人我心妄說是非甚不然山僧以此四句頌之永斷後疑
分衿別有商量處誰識其中意更玄任伱諸人皆不可我言透過劫
空前師入高達山卓菴養道辛亥恭愍王封懶翁為師翁住松廣以
衣鉢付師師以偈謝丙辰翁移錫檜巖大設落成會馳書召師以
充首坐師力辭翁曰多官不如多退臨濟德山不做首坐未俾居
便室翁逝矣師遊諸山志在晦藏不欲人知前朝之季屢以名剎至
欲封為師師皆不至卒有壬申之遇師之去就豈偶然哉歲癸酉
太祖欲相土建都命師隨駕師辭 太祖謂師曰今古相遇必有

因緣世人所卜豈若道眼巡幸鷄龍山及今新都師皆扈從其年九
月師以先師指空懶翁二塔名及掛懶翁真事奉旨剏塔名於
檜嵓巖大設掛真佛事于廣明寺自製真讃云指空千釰平山
喝選擇切夫對御前最後神光遺舍利三韓祖室萬年傳戊寅
入金剛山住真佛庵己卯春有微疾侍者欲進醫藥師却之曰八
十有疾何用藥為夏移于金藏庵即其示寂處也八月義安大
君遣人致書師答書有山居避爾會偈無期他時異日佛會相
逢之語謂大衆曰不久吾逝矣已而果然始師病革僧問四大各離
向甚處去師云不知又問師厲聲云不知又僧問和尚病中還有不
病者無師以手指傍僧又問色身是地水火風那箇是真法身師

以兩臂相拄而云這箇是一箇答已寂然而逝夜半也時華嚴釋賛
奇在松京法王寺夢見师立空中佛頂蓮華之上佛与蓮華其
大彌天覺而心異之与寺衆説其夢聞者疑其非常未幾訃至
即其夢時也师所著曰印空吟文請公序其端印成大蔵安于就
門文請公跋其尾师性尚質不喜文飾自奉甚菲除撤施捨嘗
自言曰八萬行中嬰兒行為第一凡所施為無不相君者且其接人恭
愛物之誠出於至心非有所勉盖其天性然也名其塔曰慈智洪融旦系
以銘之曰师道之卓邈矣所思禪覺之嫡　祖聖之师之在平居嬰兒之
如具眼之遇箭鋒相拄一鉢一衣蕭蕭自卑尊崇無對若或有之或去
或就先不見苟天錫佛壽七旬有九來也何從日射懷中去也何向蓮華

之上虔虔其徒圖表厥跡兩間之堅無久惟石刻此銘章垂示罔極

金剛山長安寺重興碑 李穀

聖天子龍飛之七年皇后奇氏以元妃生皇太子旣而備壼儀居于興聖之宮顧謂內侍曰予以宿因蒙恩至此今欲爲皇帝太子祈天永命非託佛乘其何以哉凡其所謂福利者靡所不舉及聞金剛山長安寺最爲殊勝祝釐報上莫若此地若也越至正三年出內帑楮幣一千錠俾資重興永爲常住用明年又如之又明年如之集其徒五百施衣鉢作法會以落其成廼命宮官載本末于石以詔方來遂命臣穀爲之文謹按金剛山在高麗東距王京五百里蓋山之勝非獨名天下實載之佛書其華嚴所說東北海中有金剛山曇無竭菩薩与一萬二千菩薩常說般若者是已昔東方人未之始知而指爲

仙山爰自新羅增飾塔廟若是禪龕宛遍於岩崖谷而長安寺居
其麓為一山之都會也盖刱於新羅法興王而重興於高麗成
王噫後法興四百餘年而成王能新之自成王至今亦將四百年矣
而未有能興復者比丘宏卞見其頹廢与其同志盟誓於所謂曇
無竭曰所不新茲寺者有如此山即糾幹其事廣集衆緣聚林
於山鳩食於人先新佛宇賓館僧房以次粗完而費猶不給
則又嘆曰世尊作祇園孤獨側金念豈無人顧不遇耳遂西
遊京師事聞中宮而高資政主之又力故其成就如是竊惟乾
竺之教与時興替昔我世祖皇帝是崇是信列聖相承而光大
之今上皇帝繼志述事尤致意焉盖聖人好生之德與者不殺

之戒同一仁愛同一慈悲也中宮之觀感有所自矣且古之施德
天下者莫如五帝三王垂教於後世者莫如孔子然今觀之帝王之
廟食者數希孔子雖有廟而限於禮制籩豆薦奠皆有常數
其徒之食僅取足焉惟浮屠氏其宮在東夏者碁布星列殿
陛之嚴金碧之飾視王者之居香火服食之奉視封邑之入是其
感動于人者實深以廣茲寺之興宜也此爲屋以間計之一百二十有
奇佛殿經藏鐘樓三門僧寮客位至於庖湢之微皆極其輪奐
像設則有毗盧遮那左右盧舍那釋迦文巍然當中萬五千佛五
十三佛周匝圍繞居正殿焉觀音大士千手千眼與文殊普賢彌勒
地藏居禪室焉阿彌陀五十三佛法起菩薩翊盧舍那居海藏之

宮皆極其荘嚴藏經凡四部其一銀書者即皇后所賜也華嚴三
本法華八卷皆金書亦極其貴飾至若舊有之田依國法以結計
之千有五十即成王所捨也塩盆在通州林道縣者一所碑陰銘有
山霧露骨山斬巖突兀名金剛兮貝書所著菩薩住處亞清涼兮吹
嘘烟雲掄囷絪縕發神光兮鳥獸其馴蟲蛇其仁草木香兮
釋子卓菴掃空架岩遥相望兮長安精舍居山之下大道場兮
肇基羅代屢其成毁時不常兮天啓聖神世祖之孫君萬方
兮德洽好生照濡含靈慕空王兮於惟睿后體坤之厚承乾
剛兮歸心身毒取彼妙福奉我皇兮惟此福地仙佛奧秘紛産
祥兮一人有慶天其中命壽無疆兮明兩作離永固鴻基与天

長兮启謂内侍惟彼法身其化彰兮既新其宮宜佗其庸俾無

忘兮有石峩峩于山之阿勒銘章兮 (白鷄山玉龍寺贈謚先覺國師碑銘 崔惟淸) 師諱道詵

俗姓金氏新羅國靈巖人也其世系父祖史失之或云是太宗大

王之庶孽孫也母姜氏夢人遺明珠一顆使呑之遂有娠彌月不

違葷腥惟以持經念佛為事既乳育夐異凡兒雖在提孩於

嬉戲啼泣之間其意有若敬畏佛乘之為者父母知其必為法器

心許出家年至十五頴悟夙成兼解技藝遂祝髮肄月遊山華

嚴寺讀習大經不閱歲以通大義文殊之妙智普賢之玄門皆契

入無遺學徒百千咸所駭服以為神聰于時惠徹大師傳密印於西

堂智藏禪師開堂於桐裏山遊方求益者多歸之師乃摳衣禪門

請為弟子大師嘉其聽敏後以至誠及所謂無說之說無法之法
虛中授受鄭甫超悟年二十三受具戒於穿道寺師既達了義
遊無定所猥烟霞臨泉石尋幽遊勝未嘗息息或於雲峯山下
穿洞安禪或於太白山石前結茅坐夏名稱普聞寰海尊仰道
行所感神奇之迹頗多然非要者不錄曦陽縣白鷄山有古寺曰
玉龍師遊歷至止愛其幽勝改葺堂宇湛然有終焉之志宴坐
忘言三十五載於是四方學徒雲趨影附執巾匜奉杖屨為弟
子者常數百人根機差殊一雨普潤自攀神授虛往實歸獻康
王敬其高德遣使奉迎一見大悅留止禁中每以玄言妙道開發
君心未幾不樂京輦懇請還歸本寺忽一日召弟子曰吾將行

矣夫乘緣而來緣盡而去理之常也何足悲傷言訖跏趺而寂時
大唐光化元年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二四衆號泣如慕如疑遂遷坐
立塔于寺之北岡遵遺命也孝恭王聞之悼嘆特贈謚曰了空禪
師名塔曰證聖慧燈始師之未卜玉龍也於智異山甌嶺置菴止
息有異人來謁座下啓師云弟子幽栖物外近數百歲矣緣有小
技可奉尊師儻不以賤術見鄙他日於南海汀邊當有所授此亦
大菩薩救世度人之法也因忽不見師奇之尋往所期之處果遇其
人聚沙爲山川順逆之勢示之顧視則其人已無矣其地在今求禮
縣界土人稱爲沙圖村云師自是豁然益研陰陽五行之術雖金壇
玉笈幽邃之訣皆印在胷次爾後新羅政敎寖衰有危亡之兆

師知將有聖人受命而特起者因往遊松岳郡時我世祖在郡方
築居第師過其門曰此地當出王者但經始者未諳耳適有青衣
聞之入白世祖遽命出迎入咨其謀改營之師因曰更後二年必生貴
子於是撰一卷書實封之進世祖曰此書上來生君子然須年至壯實
而後授之耳是歲新羅獻康王立唐乾符二年也四年我太祖果誕
降于前第逮壯得其書觀之於是知天命有所屬遂剗除寇暴
肇造區宇恭惟神聖豈嘗有心於天下哉其所以撥亂反正濟
民壽域洪業休德傳之無窮者　復天輔有德民懷于仁然其
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其原皆自吾師發之蓋其功烈巍
巍赫赫如此之盛宜在褒大而追崇之故顯王有大禪師之贈肅祖

加王师之號逮于我聖考恭孝大王丕揚列聖所以念切報德之意遂進封爲先覺國师仍遣使告禮行事于本寺影堂今上又命刻其事以壽其傳盛哉其無以復加矣夫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必先有以動蕩於物者故髙材絶識者慎然而起或爲之先或爲之後以致其用焉若國师之於太祖其事甚偉蓋先識之於降生之前而施其効於身殁之後其神符冥契有不可思議者於戲师之道其諧於極者与佛祖合寓於迹者若張子房之受書於神釋寶誌之預言未兆一行之精貫術數者耦於师所傳陰陽說數篇世多有後之言地理者皆宗焉鎔回遹者諸佛有微妙法非文字詮非思惟擬超然直指一念千刼惟我國师優入其域善學無学眞

空不空空具正法眼四禪六通惟其緒餘寓數術中不憑蓍筮懸解
無窮舊邦徵擾新命猶閱先終至終未至知至撰書預讖國祚
攸始作周興漢如掌斯指聖人孝起膺籙受圖乃眷所屬癸之
自吾人雖萬世事若今符殊功偉績與山河俱歷歲三百風流如
在瞻仰高躅　天啓啓勤碑舊祠揭示千載洛甬山君守護無怠
大匡左議政世子貳傅吉昌府院君公諱擥字正卿其先本金氏漢明帝
謚翼平公權公碑銘山中叔所
永平八年閼智生於始林稱金氏事極異其後裔與朴昔更王新
羅至諱幸守安東郡遭遇高麗太祖始賜姓權以安東府爲食邑
官至三韓壁上三重大匡公祖諱近以性理之學開我東人號陽村謚文
忠考諱踶文章繼世號止齋謚文景妣李氏永樂丙申生公自永平

乙丑至是凡千有餘年世有顯懿以服大僚岂非所謂根深而枝
茂源遠而流長者也公幼好讀書宏達博雅志大多奇策載笈
尋名山古蹟無所不到必與上黨韓公子濬俱所至輒留讀著
參軍遣懷不事仕宦年三十五尚泯泯事弃遊人勸赴第一舉連
三魁今 上方在潛邸受命注武經公爲侍從 上知有大才待之極
欵時權奸羨勢 社稷阽危公首建大策且薦子濬 上乃委二公
規畫招集忠義髮櫛苗薅遂夷大亂論功賜號輸忠衛社協
策靖難功臣及 上即位又賜同德佐翼功臣號功皆第一初公之黨
盤結内外交煽虐焰翕翕不資寸兵尺刃徒以忠義自奮雖天命有
歸 眞主應運苟非公之籌畧德望爲之先後贊襄焉能左袒嚮

應英宗朝而致此清明以安宗社哉請難佐翼並冠勳烈宜矣

超拜同副承旨國法中科者例設宴以榮其親公為大夫人設宴鶴

髮在堂軒蓋塡門 上以領議政亦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耀一世吏曹

參判封吉昌君吉昌卽安東也 上卽位以請誥命赴燕京敕舟亦

偕公姿貌豊偉望之如有德望中華之人莫不愛慕敬禮竟得

命而還 上喜一行之人並賜號元從功臣陞公資憲吏曹判書集

賢殿大提學累陞宗政判中樞院事公自幼患氣虛無疾咒劇

至是乞閑 手札報曰卿之於予非可以知心德合論也天實為生卿

有絲毫有私予有絲毫有欲而冒突水火忘身妻子指誓天及地

遂定禍亂乎得有今日卿實功業主人今見卿林泉之趣驀嗟不

已卿何得解天任遂拜大臣右議政陞左議政為相寬裕樂易方
嚴凝重務遵成法存其大體略其細節施未究而竟以疾乞罷
免相然軍國重事皆遣馹諮饋問之使不絶於路疾漸革內醫
守藥太官繼廚無所不至成化乙酉卒 上震悼輟膳輟朝賻贈有
加大小驚惜嗟悼盈路交舊奔走呼慟叔舟每與公以盛滿爭欲
乞退公竟先着鞭脫遺紛埃沖漠保神謂當永享眉壽而至於
此天道亦難憑耶初公之退除書應下叔舟起覩批目坐以待朝公
果以詩數篇自詫曰從今不羨韓丞相匹馬西湖獨往還叔舟得
詩悅然自失嘗約歲賞春公第據南山之麓俯瞰都市桃李花
放紅白繁葉然在几案前凡一開必延而叔舟連年巡督北鎮還則事冗

公又病不再尋衍於今叔舟亦得奉志釋重負可以從容而事与
化逝不可復追噫公娶李氏生二男二女男長曰傑次曰健自始祖奕
世係慶至公而彌大既大之而嗇其壽何耶四月附葬于忠州治西
彌法谷先公兆次明年秋伐樂石將壽公勲德噫公之宦歷勲
業 上眷之篤自有國史固未暇詳也居家孝友過親戚待交
舊咎盡其道雖積於帛亦莫之罄也姑略敘梗槩終歸之痛
惜之情而已爾叔舟與公年相若結髮同遊每与公戲競詭相為
誌卯窆今果爾也耶噫九原可作不知謂何嗚呼痛哉銘曰遠
矣公始出自始林高麗之初罹而改金積慶流光軒冕相望或以
功德或以文章黻衣美傳芳至公彌張根深源遠枝茂流長公嘗

厥初讀書爲業卓犖不羈湖山浪跡一擧三魁事曠跡奇
知大君子所謂如斯權姦竊柄噓寒吸熱採摭美機禍及宗
祏天眷大東生我聖哲贊揚共濟錫之良弼天命人歸影響蛾
燭芟夷姦宄簡拔俊特析離紛庬濬導滯塞祛彼蔽㪍敷我
需澤入相廟堂恢弘道德君有蓍龜國有柱石天何不憖而奪
甚岭嬉戲真情膠漆忘形惜公慟公我公我私嗚呼公乎而止
乎茲死生變化遊者不留春暑過東山痛哭西州祀德銘勳愧乏巨
手但列情素以示于後
領議政上黨府院君韓公神道碑銘徐居正
公諱明澮字子
濬韓本清州大姓遠祖諱蘭佐麗祖封三韓功臣考諱起以公勳
贈領議政妣李氏永樂乙未生公大夫人姙公纔七月而生四體初

未具一家欲不舉有老婢置敗絮中視護甚勤過數月漸
甦岐嶷腹背有黑誌象星文人皆異之早喪怙恃落魄不振托
依從祖參判尚德參判曰此兒器宇不凡終必興吾家者公自幼好
讀書學舉業然年齒已壯屢屈塲屋恬然自處不屑屑於意與
吉昌權公肇結為死生友相得之懽雖管鮑不及與權志同氣合
不治產業嘯傲山水有或自適終歲忘返於聲利淡如也公嘗戲吉
昌曰文章道德余固讓君至於經綸事業吾豈多讓凡發於
議論卓犖奇偉人皆以大器目之公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時
顯陵昇遐幼沖在位權奸用事國勢危疑公常懷憤世之志一
日語吉昌曰時勢至此安平睥睨神器陰結大臣為之聲援禍

亂之作不朝則夕君獨無一念及此乎吉昌曰君計得矣計將安出公曰平定禍亂非濟世拔亂之主不可首陽大君豁達同漢祖英武類唐宗天命所在昭然可知今子侍筆硯何不從容建白斷之於早乎吉昌以公畫策告 世祖且曰韓生有幹局國士無雙今之管樂公欲守延陵之節則已如欲平治斯世非此不可 世祖急命召公公幅巾入謁 世祖一見如舊雷遽前握手曰何相遇之晚今 上雖幼如綫夾輔可以守成大臣憸邪携貳於瑢以負先王托孤之意 祖宗先靈將置何地言訖涕下公亦慷慨極陳返正之策 世祖曰於形孤勢弱何公曰明公以宗室之冑爲社稷討亂賊名正言順萬無不濟之理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殃願公三思

世祖曰卿勿多言吾計決矣自是凡秘計密謀皆委公指畫公曰漢
高雖任用良平而制勝則用韓彭唐宗雖任用房杜而戰伐則
用褒鄂遂薦武臣有勇略者數十人癸酉十月將以舉義兵有一
二將疑沮衆者公援釼大言曰有生必死人所難免死於社稷不猶
愈於徒死者乎敢有異者斬於是招集義士遂除元惡髮櫛苗
耨夷靖大難是雖出於 世廟英謀睿斷而運公籌決策之功公實
居多遂擢同僕少尹策勳賜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功臣之號甲戌
拜同副承旨乙亥 世祖即位賜號同德佐翼功臣丙子帝遣使賜冠
服 世祖將以六月一日設讌廣延樓逆黨李塏成三問等約於是日
舉大事公啓廣延狹窄 世子宜勿赴讌雲釼諸將亦不入侍 上可之

三問之父暖佩雲劒直入公呵止之逆黨知事不濟有欲先害公者
三問曰大事未成雖殺韓某何益翌日事露皆伏誅廣延之禮請
世子不坐武士不入甚深謀遠慮出人意表元惡畢不得售其奸是
雖祖宗陰騭扶佑之力亦莫非公之忠誠默感於天而天亦相之也冬
陞都承旨當展帷幄密賛機政 上曰韓某吾之子房也丁丑超
授崇政吏曹判書上黨君冬以請封 世子赴京戊寅忠清全羅慶
尚三道不熟 命為巡察使盡心賑恤民賴以活先是綾城君具致寬
議建二道州縣犬牙相錯疆界不正宜割大並小以就其中且慶尚
道知世助羅等浦蓮花浴池等島皆可罷公奏曰州縣錯置得大
小相維之制况畫界已久一朝變更民必搔擾且二浦西島許倭人

捕魚給路引收稅譏察往來法莫善焉今罷之是撤藩籬而納虎豹恐有邊患議遂寢綠城又建議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時國各有十萬兵 本朝盡有其地而軍額反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行伍 上從之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爲兵民不能堪公啓兵額務精不必務多請俾之 上稱善物議皆快己卯爲江原黃海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撫寧措置動中機會奮墨書褒之庚辰 上西幸公迎謁道左 上勞慰諄切駕至順安將還公請扈從 上曰御國之長城不可動搖往鎭之辛巳陞輔國上黨府院君兼判兵曹國家自庚辰北征以後諸種野人蜂屯蟻結乘機竊發邊境多虞 上赫然欲親征公啓蕞爾小醜不必煩 聖武臣雖駑怯足以制之 上曰

三予之倚卿此若長城卿其行矣更無北顧之憂當陛辭公曰臣奉
膺矣從事有何難處但願計降不徒事首級 上曰閫外之事任
卿自爲公到安鎮大修戎具先示威武令諜者語賊曰保妻子愛廬
舍人情所同汝豈無是心汝若速降則已不然當深入搗巢殄殲爲期
箇來謁曰予有罪父當笞若能改過換之可也願公活我公待之如
初諸種野人相率款附 上喜曰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壬午拜右議
政仍兼四道體察使癸未陞左議政將巡四道 命東宮餞普濟院
甲申公啓義州下流無鎮如有賊寇孤城無援與川永興相距甚
遠脫有不虞勢難遽救置麟山鎮於義州下流寅遠郡於與川
永興之間似爲便益 上從之丙戌陞領議政世子師尋以病辭不允丁

度 睿宗即祚承遺教命一二大臣輪直政院參決庶務一日基見
公落天變可懼昌德宮無城禁禦疎虞宜令重臣領兵入衛未
幾南怡康純謀反伏誅策勳賜定難翊戴功臣之號已丑修 世
祖實錄冬 睿宗昇遐 殿下入承大統 貞熹王后權同聽斷命
兼判吏兵二曹公力辭只命兼兵判公盡心機務雖非兵政所管
無不建白辛卯策勳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鐵券己
未以謝恩使赴京竣事而還嘗有獻議者欲革永安南道節度
使命群臣議僉曰當革公獨曰置南道所以應援北道當施愛之
亂若有南道與北道響應表裏相制彼小竪如探囊中物耳失此機
會賊勢彌漫深可扼腕 世廟創置本意非淺見私智所能測欲革

之議臣實未知其可 上曰然一日公從容啓曰成均館養育人才之
地書籍罕儲學官儒生考閱爲難請建藏書閣 上允之命立
閣于明倫堂北閣旣成賜內藏五經四書各十件又諭典校署八
道隨書板所在打印裝潢以送於是經史諸子雜書無慮數万
卷公又出私帑助貰士林稱美之己亥天朝將討建州衛 勅本國
助順 命魚有沼領兵赴之時江氷未合雪深路險罷兵而還公啓
本國自 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今不赴救非徒失藩
屛捍衛之義恐中國之有後議臣願更遣重將赴之願 殿下留思
遂命右議政尹弼商從征大捷而還 上謂公曰用卿之策再擧成功
予甚嘉之庚子以封 王妃及弓角等事赴京數奏得宜帝慰諭

曰老韓忠誠正直之士奏啓蒙俞癸卯春以請封 世子赴京是歲
公年六十九有萬里之行人皆危之公曰人臣荷重恩食厚祿雖馬革
裹屍死於王事尚且不辭況朝覲觀光者乎人皆壯之至京師
帝聞公至曰忠直老韓復來矣賜犀帶綵緞白金及其還遣中使
餞通州皇眷至重前古所無秋以老乞辭 不許賜御札曰功勳冠
乎累世可識鳴於一代事君以一心憂國以百慮議論思之則有稽
言語驗之則必中元老在朝國之榮華股肱宜力君之賴倚要疾
雖久賜藥亦多勉自調養以副眷懷若然則卿有告老之安我免
棄舊之過甲辰春以七十乞致仕不允賜几杖丁未冬寢疾 上遣內醫
治療日遣中使問候及疾遣承旨問所欲言對曰 聖上超出百王顧

臣愚昧有何所言但身先朝露永辭昭代唯此介介耳續中使
問之時公瞑目欲絶聞中使至加冠帶於身作喉中語曰聖明至
矣然始勤終怠人情之常願愼終如始言訖而絶享年七十三上震
悼減膳撤朝遣中使弔慰曰卿勳德蓋世非他臣之比況於寡躬義
同一家痛悼之情寧有旣耶賜賻祭加等命百官會葬聞公之
卒遠近莫不痛悼公氣宇寬弘思慮深遠魁顔偉幹望之巍然
自布衣不數年致位宰相論決大事處之裕如政務大體不事瑣
尾歷事三朝出入將相四首麟閣而功高百世五長巖廊而名蓋
一時又以戚里之親再爲國舅之尊功成而不自居位高而心轉小爲國
柱石係國家安危者餘三十年功名富貴福履之盛今古無比晩年

以盛滿自戒構亭城南扁曰狎鷗欲乞骸告老 御製近體絶句賜
之者亦再奎璧昭回昇頡增輝朝臣應製者無慮百餘人中朝
文士亦多題詠者 聖眷日深卒未償乞退之志公居寵思危克
全終始求之於古鮮有其儔嗚呼盛哉配黄驪閔氏生一男曰堡登
武科封琅城君女長適中樞次適尹磻次 章順王后葬恭陵次恭
惠王后葬順陵皆早薨 恭陵誕仁城大君戊申正月葬清州長命
里既葬琅城具行狀請神道嗚呼居正尚忍銘諸居正年未冠謁
泰齋柳先生於北原摳衣受業未幾公與吉昌繼來與之同處討
論商確閱數年遂托忘年交居正僥倖最先登第公與吉昌
久屈不伸及兩公同噓勳盟位山宗台鼎居正短拙不振因兩公薦

引渴至今日吉昌早逝歲寒交道惟与我而已公平素每以後事

囑居正今則山頹梁壞無復可仰略述公平生盛德之梗槩銘

之繼之以淚嗚呼悲哉銘曰天地鍾英山河間氣命世之才經國之器

公昔未遇遁東山甚志時哉歷仲南陽之龍遭遇 世廟千載奇逢

運籌決策替貸成大業撑天貫日昭哉忠赤礪山帶河有炳盡烈潭

潭相府戟々麟閣出將入相爲國柱石身佩安危与國休戚年踰七旬

享福無疆伯仲潞國終始汾陽天奪何遽一鑑云亡雖則云亡不朽

者存懋德懋功曰忠曰勤孰揚厥美簡策煌々瞻彼西原是公玄堂

天降之祥子孫其昌厥或不信眎我銘章〇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文忠公墓碑銘〇李承召 竊觀

世之衰也天將興之則必生聖君賢佐相與寧濟一世而升于大猷是故

殷之衰也時則有若傅說相高宗以致中興周之衰也時則有若
方叔佐宣王光復舊物以今考之傅說有輔相之業而蔑聞武功方
叔有征伐之功而未見相業曷若我文忠公天賦全才應運而生登翊
聖主文謨武畧出將入相扶國步於斯虛而措之太山之安者乎自
吾東方有國以來人臣功德之盛蓋一人而已成化十一年乙未六月以疾
卒于第訃聞 上震悼輟膳朝遣承旨吊之賻贈有加於是朝廷
失其羽儀士林失其宗匠百僚無所於咨決庶民無所於仰賴雖兒
童走卒莫不咨嗟痛惜至有揮涕掩泣者其門生故吏親姻僚
友奠哭于殯帷日踵門而不絶噫公之得此於人又豈聲音笑貌之
所可致歟越九月葬于楊州松山里既葬嗣子某以公行狀請銘於

余謹按公諱叔舟字泛翁號希賢堂高靈申氏其先本縣吏有
諱成用者始擢第官至檢校考諱檣工曹參判久典文衡為一世
儒宗妣鄭氏以永樂丁酉六月生公自幼穎敏俊偉見之者知其
為大器及長嗜学於天下書靡不涉獵積之既厚發而為詩文
汪汪大肆不作俗下文字時輩相傳以為程式戊午連魁進士初覆
試明年　世宗親策公擢第三初調典廐直長吏曹差公祭執事
吏不傳牒因而闕事憲司劾之公聞吏老恐坐罪除名自誣服由
是稱為寬厚長者選入集賢殿為副修撰每朝謁長官已退
藏書閣取平昔所未見書讀之不輟或請代同僚直宿通宵不
寐一夕漏下三鼓　世宗遣小宦覘之公方端坐讀書及四鼓又遣

覩之亦然亟賜御衣以獎之壬戌遷訓鍊注簿以日本國書詞章
每當通聘必擇文士爲書狀官時方欲遣使擬書狀官皆憚
風濤險遠不行竟以公擬之適公病新起兄弟親故咸曰羸憊
如此豈堪遠行力沮之公曰人臣當夷險一致豈可爲身謀處
之恬然 世宗引見曰聞爾病羸可去耶對曰病今良已臣何敢辭
及至其國聞公才名求詩者坌集公下筆不停若不經意然
語皆驚人至今傳誦不置每使价之來必問公寒暄公在海途常
候氣以知風雨雖老於操舟者莫能及時我國與對馬島約定歲
送船額島主爲群下所詿誤不肯從公還抵島見島主曰此非
行人所知然聞之竊惑焉若定船額必授文憑然後得達我國

則權歸島主其利博舡額不定則人皆自達何賴於島主其利
害雖愚者亦知所擇矣島主悟遂定舡額暨到我境忽阻颶風
未及艤岸衆蒼黃失措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踈
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爲壯觀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
見中原文物之盛不亦快乎時公見我國女被擄在彼方有娠命
與同載至是皆曰孕婦本道所忌可投之以禳度公曰殺人而求活
於德不祥吾不忍也俄而風定 世宗以諸國各製字以記國語
獨我國無之 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曰諺文開局禁中擇文臣撰
定公獨出入內殿親承睿裁定其五音淸濁之辨紐字倂聲之
法諸儒守成而已 世宗又欲以諺字翻華音聞翰林學士黃

瓚以罪配遼東命公隨朝京使入遼東見瓚質問公聞言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返遼東凡十三丁卯秋中重試超授集賢殿教 庚午翰林侍講倪謙等賫詔到國 世宗命公從遊蓋欲問知中原典古且學韻語也翰林一見如舊相與唱酬稱公為東方巨擘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既還寄詩云詞賦曾乘屈宋壇為傳聲譽滿朝端其見敬重如此 上知公有經濟才欲試可特除掌令公屢抗章極言不諱有古諍臣風俄陞執義辛未復入集賢直提學壬申秋 世祖在潛邸以謝恩使赴京薦公為書狀官時權姦秉柄 世祖以宗英遠邁多有戒心公艱關萬里調護 聖躬得竣事而還癸酉轉陞右承旨冬

世祖靖難適公出外然以公夙參密謀 賜輸忠協策靖難功臣
號手批教書云同行萬里誓死社稷逮陞都承旨乙亥 世祖
即位每引入卧内咨訪大義公援引古今指陳利病 上嘉納曰君更
得如卿者一人吾何憂焉 賜同德佐翼功臣號超拜藝文大
提學封高靈君奉表如京師仍請誥命而還 特賜土田臧獲丙
子遷判兵曹夏成三問等獄起逮繫數百人命公推治緣情詳
讞全活者多進判中樞兼判兵曹遷右賛成兼大司成俾典文衡
丁丑陞右議政冬陞左議政先是野人亟入寇 上欲征之廷議不一
公獨以為可征規畫勝筭 上曰卿言正合予意庚辰命公為江
原咸吉道都體察使使往討之公部分將士數道幷進深入窟

穴草雖翁猶大捷而還虜乘夜尾擊營中喧呼應戰公堅臥不動召幕僚唱和口號一絶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覩其安閒賴以不擾其拮据方略令勇悍奮臨機應變使敵不敢犯雖古名將蔑以加矣凱還 上喜甚錫賚不可勝記壬午陞領議政戊子世祖晏駕 睿宗即位以遺命 命公入政院叅決庶務公盡心協輔以遞居政冬定南怡亂 賜保社炳幾定難翊戴功臣號己丑睿宗又晏駕中外遑遑罔知所爲公獨建白 大王大妃曰宜亟定喪主以安人心 大王大妃命主上入承大統辛卯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號授密符以憑急宣召防變冬復拜領議政上書

辭免 大王大妃下旨曰 世祖稱卿為魏徵今忘之乎何遽爾耶
上又宣旨曰 予聞 世祖每語 睿宗曰予與叔舟定大法光於汝
時共享太平矣今予幼沖卿何固辭壬辰又以老病乞骸屢陳時
弊忠懇剴切 上不允仍命寫一通以自警省嘗命公修 世祖睿
宗實錄至是成 世祖以我國舊史疎秖命公撰東國通鑑値國
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擇命文臣就公第承總裁以訖功且
命官給饟廩 世祖又命改撰五禮儀諸儒論議不一歷三朝
未就 上命公刪定公損益古今倫極情文以成不刊之典公旁通諸
國音韻手飜諸譯以進學譯者不賴師授易以通曉又記日本
女真山川要害作地圖以進籌邊者不賴鄉道昭如親履且

作海東諸國記自國王以至酋帥族係強弱管兵多少與夫疆域
遠近風俗異同使舡往來之節我國館饋之式無不備載使有司
得有所考據不失交際之禮 上覽而嘉之賞賜優厚及公遘疾
上命中官內醫近侍問病遣以 御藥廚膳相接於道病革遣承旨
問後事公以國家昇平邊備踈虞乃啓北方戍禦宜急措置遺
命薄葬殉以書籍不作浮屠法公天性高明德宇淵深豁達之度
足以有容豪宕之才足以有為其為学脫略章句務求聖賢之旨其
為文剪截浮華追配古人之作居常待人溫溫可即而不失於禮隨
世應務恢恢有餘而不變所守議論可否通變無礙常持大體不
拘小節 世祖踐祚更新庶政公久管樞要從容將順常諷諭以

沃其心未嘗賣直以售其名 世祖益重之中離國家多故人心危
疑公与一二大臣同心協力上補 聖躬下濟時艱竭誠盡瘁以登
至治長百寮典文衡以一身為國家安危者幾二十年軍國重
事紛委於前左酬右荅剖決如流若不措意人始疑其踈濶及
見其施行皆合機宜每朝廷大議衆論蜂起各是己見公援古
酌今折之以至當人皆推服公每當進講遇有切於君德關於時政
者則必反覆開陳以期感悟嘗以為興化之源在崇學校勸 上
幸成均館展謁先聖横經問難以為養民之本在勵農桑贊 上
行耕籍之禮 親祀先農退与三事秉耒躬耕凡累朝未遑之
典大畧舉而行之掌試十四榜得人最盛多至卿相蓋以崇深鑑之

明不可欺以私耳兼判禮曹十數年以事大交隣爲己任表箋辭
命皆公潤色彼此之間情禮兼盡厚往薄來得其歡心嘗曰
与人交際似易而實難唯至誠可以感動中孚之信可及豚魚況
於人乎 上引見諸方客使公承 命尊宣德意周旋往復容儀
可觀客人皆敬畏焉待朋友以信人有一長必隨才甄拔常舉歐
陽公愚可使懦可使之言曰人無賢不肖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戚
以恩雖緦袒疏屬視如子弟吉凶疾恙親加調護有早孤無依者
則撫育訓誨使之成立嗚呼公久居寵利而能保其功業握權柄
而不隕厥問名動中原威振殊俗功蓋一世而人無間言至於其學問
操守之力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諸事業者卓卓如此其大也

世祖嘗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
叔舟一也其君臣相得殆天授非人力也公娶尹氏生八男一女長澍
次淵時先公亡次瀠次瀞次浚次溥次泂次淡女適甲命壽側室生
一男曰潔銘曰惟我大東表海爲邦川流岳峙磅礴洪厖海岳鍾
秀降爲異人異人伊何鳴世之臣聰明豪邁其氣浩然量包宇
宙學貫人天文謨武略王佐之才酬酢一世游刃恢恢遭時遇主展
歷猷爲剗平內訌扶植鴻基經綸贊化弘濟于時再扶日轂升于
太清國步之艱由我以亨百爲之度由我以貞出將入相身佩安危
德洽于民威疊于夷歷事三朝多于懋績誓指山河疇庸錫爵切
蓋一代位冠群工久典文衡亦掌秩宗禮樂明倫神人以和教行俗美

仁義漸磨我朝之治比隆殷周我公之業伊傅与儔德既厚積流
慶益深天錫祚胤粤惟多男追蹤八龍難弟難兄亦有諸孫
玉潤珠明聯芳桂籍歷範雲程朱衣象笏邦家之榮於戲子孫
既多且賢由公德馨裕于工玄公則逝矣惟德有傳昭茲來許曷
不覆旃赫世載德永孚于先斲石刻詞以告無期過者墮淚
明德之思

墓誌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致仕庾公墓誌銘以李奎報

庾氏源于錦城之茂松在版籍爲甲而公其
出也公諱資諒字湛然考諱某贈恭肅公妣張氏公爲人中和毓粹
莊重寡言仁信足以感人清儉足以律世此公之受之天也方毅廟時山

東宮裴盛公年十六与貴門子弟約為交契公欲引虎官御牽龍
行首吳光陟李光挺等与焉衆莫肯之公挺然議曰雖私遊中交
武倡循亦得矣何有不可乎後必有悔矣衆咸以為然於是使之参
焉未幾庚寅亂文臣幾殲盡凡人交契者皆得免以吳李二將
營救甚力故也此公之自少已有知幾之量也年若干以宰相子直補大
樂署丞俄出為龍岡縣令甚為政諳練理體擿發如神一方稱
之累歷至尚書右僕射階光祿此公之所歷官序也其或廉察東
南秉鉞東北則威風所及無不股弁然濟以仁信故民便之此公之奉
使近譽也夫三品正秩入相可冀而公之判司宰也反乞郡痛切以戶部
尚書出知南京留守此公之辭滿忌盈也公嘗以遂軍使聽軍政

甚臨事上歌枉自立時譁傳以為異事此公之公平無私所感
也其帥關東也到洛山禮觀音俄有二青鳥含花落衣上又海水
一掬許湧灌其頂世傳此地有青鳥凡謁聖者非其人則不見此
公之惇德至信所致然也越崇慶二年癸酉引年乞退甚篤上不
得已允之以銀青光祿左僕射得謝家居與當時卿相之退逸者為
耆老會時或置酒盡歡凡優遊養性十有七年此公之懸車間
適之樂也己丑八月詣耆老會從容宴飲還于第明日方午忽覺八
戒文夜盥浴尚安然就寢及朝呼家人問時然後翛然而化享年
八十此公之終也先是人有死復生者自言死至一處宮觀甚嚴守者
曰此庾僕射至處也其說雖荒唐公之行已無愧及其終如此則其

言亦不可不信公之生善處也必矣娶金氏生子三長曰某早卒次曰
某今爲知御臺事季曰某亦先公卒知臺君託余以銘余奉書泣
且曰嗚呼古之遺直也歟吾不復見仁人君子之若公者矣遂銘曰顯
允端揆惟邦之紀民方注心遽釋其位位不至極公所自避公則自避
人歟其意黃髮壽考公所不蘄公雖不蘄天固相之正直感神柱立
鳥馴於公爲常惟肴維人嗚呼舊德云亡模範疇依有山岩岩水
灌其趾是公之宮吉祥止止鐫石納窆以眉目萬祀○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致仕琴公墓誌銘

公諱儀字節之系出三韓功臣諱容式之世譜而桂陽之
金浦縣即其桑梓也考諱某母徐氏公少力學工屬文乙未入太學連
赴舉方未第出理清道郡痛礪節清廉以剛正不撓爲政一方號

請道鐵相公秩滿旋補入閤寶判官明年舉春場擢第一遂籍內侍上器使之其清華權要之任則歷閱吏部員外郎寶文閣左司郎中起居舍人知制誥翰林侍講学士東宫侍講学士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賛善大夫公嘗帶僕学士至是又兼三大夫朝廷崇之公之居諫職也有非其人而受參官者公与諸郎執不可當國者不悦遂出省郎補他官公亦例出為知閤門事執禮號最難公雖始試斯任其進止詳 諭舊嫻熟者才之無施不可如此未幾又拜左諫議大夫尋除樞密院右承宣皆仍諫職公累載兼官喉舌凡奏對應奉甚稱上旨上倚以為重壬申大金使介至欲入自正門我朝不許使重舌人往復詰難客人猶不肯之是日大雨群臣皆霑服立

侍上命公往諭公先問曰天子之巡狩儀衛自古有焉若徐國皇帝枉蹕小國則當入自何門耶曰天子所出入捨中門何自耶曰然則人臣而欲入自君之正門可乎彼大服其言遂入自西門其臨機設方畧出人意表皆類此上大嘉賞之癸酉進拜銀青光祿左散騎常侍乙亥入相金紫光祿政堂文學左僕射寶文閣大學士戊寅門下侍郎嘗於入閣會其獻臺之轅動有不如法者憲臺椽往拖隊正喉衿折辱之於是軍將呼噪枉顧遂擲尾碟于御史臺宴幕有飛石或過宰相幕次公大怒遽下庭特立厲聲大號曰若等在君臣上下俱備之國敢爾耶苟為亂先殺老僕可也如是者再三然後軍情稍沮亂遂不作焉其臨危不懼亦此類也公廉察

春州道繩吏甚嚴一切皆革民弊百姓賴焉嘗典司馬試及三
掌禮闈所得皆當世聞人玉笋之盛近古未有也庚辰以壁上
三韓大匡守太保門下平章事解位家居與耆德元老爲耆老會
日相從宴遨以遂揮金之樂庚寅正月稍有微恙然是日使子姪圍
碁觀之至夕尚從容談笑及夜寂然而化雖傍侍者亦不之覺也
是豈偶然者乎享年七十八上聞訃甚悼命有司襄事葬于鳳
凰山之麓贈謚曰某公公之爲人美風彩莊重峻整方妙給宋客
莊天覺善相人視之曰後必到宰相矣果一如其言性剛果與人面
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之或相謗毀然心地坦夷雖當時詬罵
後皆忘棄之略不芥滯故卒能保其身可謂豁達大度君子也娶金

氏生男五人曰耆先公没曰揆曰心正剃度爲禪師曰暉曰禧并先
公歿曰祺銘曰孰相皇朝兮大鳴一國猗猗我太保兮寔人之特安驥
臺閣兮奮鬚髯正色奸吏屛氣兮顚倒蒲北正門言言兮人莫敢犯
戎使迹熾兮欲蹈其國公則往諭兮一言中的彼雖數心兮豁然
自釋廟謨密勿兮以手指畫綠野歸來兮任性閒適霞軒安
往兮雲路邈邈舊德云亡兮于誰取則鳳凰之山兮有騫其冀土
肥泉甘兮灌木植植於焉相依兮是公之宅納銘隧道兮流耀罔
極○誠勤翊贊勁節功臣重大匡星山君 贈謚文烈公李公墓誌銘公李甯賢 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爲之
譔銘蓋有由焉曹頔之變詔徵永陵入覲至則丞相伯顔蓄宿憾
至使与不臣臣而造而置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面訴丞相爾

其意可廼列戟守門莫呵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嘗上書道左
辟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
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
二十歲有大諱不敢變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永陵復國明年
冬嘗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公徑造蹕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
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禍至悲泣者
之不虛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而謝遣之旣出從
者爲惡少所詖以其言已事也公卽歸故園不交人間事嗟乎
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
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公沒其孫

仁復服闋如京授行狀具曰大父理命俾徵所言而銘於是乎無
以為辭謹受其狀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里
人也考諱長庚妣某氏公年十七以鄉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
府書記屢轉至司憲掌令自是階至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
進賢大提學賜號誠勤翊贊勁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烈公謚
也公為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所歷多聲績而其大
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末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
群僚素黨王宋皆懷疑縮縮走避公侍無他進退惟謹例遠
竄歸而居鄉十三年靡嘗一出言自訟其非罪一也群不逞誣
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

走四千里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衛春秋富頗以不謹
聞公思有以箴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貴戚比肩事天子宜
日慎一日何乃棄禮從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
阿保之家所昔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右之殿下
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
恥殿下目之爲泥固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便佞之徒而親儒
雅之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永陵不能堪其言
踰垣走淩頗念之三也昇欲死於伯顏切諫而勇去二者五也嗚呼可
不謂賢哉公至元己巳生至正癸未卒以其月葬于其鄉之釜洞娶
鄭氏一子曰襄銘曰瞻偉於身質愈於文勤以從政誠以事君既

爵而壽有子与孫謂天不賚来覩里門○正順大夫成均大司成藝文舘提学同知崔君墓誌銘　李穀

皇朝進士有名東方者曰鷄林崔壽翁始除蓋州判官他辭職
児居五月移病東帰不復于朝雖仕本國才奇志高不容於
時年五十四至元庚辰六月病卒葬有日其弟監察瀏以行状来
乞墓銘曰吾兄之才不愧于古而吾兄之志不行于世卒至官不達蓋
不高無澤以及物無子以為後其又不克銘諸幽堂以列其行則吾
負吾兄矣知吾兄莫如子宜為銘穀義不可辭君諱瀣字彦明
遠祖兄順仕雞羅考諱伯倫壯元及第名聞于朝授高麗王京儒学
教授累遷本國議郎妣任氏君幼穎悟九歳能詩既長学日進大
為先輩所服未及冠再以詞賦試有司試檢中之選藝文春秋館

檢閱屢官至成均館典藝文應教典校典儀檢校大司成君之所
歷如是君讀書爲文辭不資師友講習超然自得於義理之歸
不惑異端不溺俗習而務合於古人至論同異苟知其正雖老師宿
儒爲時所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君之所學如是延祐科興聞
詔乃曰可試所學既而果中辛酉科狀元宋奈酒稱其才屢形於
詩自是名益著異己者益不喜而益排之君又不善伺候放蕩
敢言而喜説人善惡故極峯撅斥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知命無
憂不以仕已喜慍惟以詩酒自娯嘗選本國名賢所著題其目
東人之文凡二十五卷平生不理家人生産自號拙翁後居城南
獅子山下開園曰取足遂稱猊山農隠卒葬其山之東家甚貧凡

知君者爭致賻乃克葬君先後娶無子銘曰嗚呼崔君不羈
不群私淑其學好古而文雋不牽俗陽狂敢言雖無其年名有
可傳雖無其子弟有可倚彼位我德孰失孰得君自不疑其又
奚述猊山之東馬鬣之封千載之下知有拙翁 匡靖大夫藝文館大提學致仕尹公墓誌
銘 公諱宣佐字淳叟鈴平郡人三韓功臣莘達之後考諱均妣
宋氏公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戊子擢第一人及第由金海掌書
記入補秘書郎累轉堂后丁未忠宣王嗣政沙汰百寮拜左正言
再轉右思補出按淮陽道壬子按全羅道有古按廉持斧風事
聞就陞都律令癸丑王遜位于忠肅王忠肅聞其名擢成均祭酒
命掌印符在左右仍令進講資治通鑑辛酉瀋王得幸于英

宗䃃王以罪欲據其位患得之徒皆附焉其黨十餘人忽自都下
来言瀋王已得國〻人盡狀王之非以達于朝乃連數十紙書其狀
云〻鋪于旻天寺門招百官而署之人爭趨之公獨曰吾不知吾君之
非臣而訐君狗彘不為唾之而去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
中書以其狀歸之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尹某在憲司則其定未
可知也時王被留五年財用匱乏瀋王之黨知其然封府庫以
沮輸運公檄察官趙琯督責主者輸運乃行乙丑王歸國除
判典校階通憲儀以民部典書出尹漢陽既而王及公主如龍山
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牧民汝曹慎毋擾涵辛未引年致仕
乙亥王親注守令至鷄林尹擬〻筆以思曰朝臣盈庭無如尹〻即

注之甚見信於王類此公再尹大府益慮益勤凡民之所病必務
去而可以利民者擧行無遺丙子加僉議評理仍令致仕癸未九月
得微疾呼子女而前曰今人之兄弟多不相睦者由有爭也命子粲
書文契均分家業且戒之曰和而無爭以訓汝子孫言畢正衣冠
端坐而逝以某月葬于北原享年七十有九夫人尹氏生子二人長棣
先公歿次粲公平生不理家產性不飲酒人未嘗見其戲謔歌舞
慎交遊重然諾獨居常若對賓惟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撮
據經以對至于老莊之書刑名之學靡不研窮故學者多歸
之詞翰清　正言以上常兼館職一時表箴多出其手既葬之七
年右代言尹澤以所撰公行狀來乞墓銘曰嗚呼公雖姑夫恩猶

哭也銘人之墓如吾公乃可無愧予銘人多矣余無辭銘之銘曰人以
貧憂公以富羞武諂于君公以直聞執尸厥躬々劣于德々与齒
尊公貴何言才名出衆嶄其見用見用之嶄公亦不慍赫々者誰
泯々如澌公死猶生視此刻銘 ○輸誠秉義協贊功臣重大匡都僉議贊成進賢館大提學贈謚文温公閔公墓誌銘李
達衷
公諱思平字坦夫號及菴忠州驪興人考諱頔進賢館大提
學謚文順妣金氏上洛君金忻之女自九代祖諱稱道奉御公而下代
有碩輔其功烈位號磊落相望公生於元貞乙未十二月五歲而喪
妣長于忠順資超然有器度太宰金貞烈公素號知人妻公以女
貞烈喜賓客一時名勝多從之遊因有所觀感學日進試補奉
先庫判官轉加別將且不樂虎資讀書益力延祐乙卯吾東菴

文定公主禮闈公中之由是學問優遊十年之久時毅陵幼於上國至泰
定乙丑正位東還慎簡僚佐公拜藝文春秋二修撰賜銀緋金紫
庚午永陵即位頗不喜儒惟武是効公時以藝文應教出入王府
与議選授甚操守不小變至順壬申毅陵復位大明黜陟公拜
知製教階嘉善出為慶尚道鹽鐵使民便之召以右文館直提學進
成均祭酒階屢陞至進賢出為全羅按廉使惠化敦洽入拜大司成
甲申明陵即政授典理判書乙酉入密直為提學明年封驪興君己丑
聰陵入朝公從之既踐位以其勞授僉議參理號輸誠秉義協贊
功臣進贊成事退而閒居者八年至正己亥七月病卒于私第年
六十五訃聞上嗟悼賜謚曰文順於戲公無世表傳事業昌熾未

嘗眠有矜色性資溫雅處親姻雍容敦睦雖有拂戾不以爲
言終必報服善交遊嘗與拙齋崔先生友善尤篤喜其文出力刊行
其敦信樂善類如此居官處事不爲崖異一循義理而已寧以
詩酒自娛坦蕩蕩君子人也以公觀之末世士風今不如昔公旣歿矣所
遇日新則余亦不覺歔欷歎息曰今不如昔此余所以信其大人先生
之言爲然也男二人公教養有方皆登科曰齋閔曰齋顏庚申葬于
大德山盛息寺之南麓其銘曰如公之裕如公之粹人所歆兮靡底于
荅靡亂厥後天難諶兮有女之懿有甥之美慰我心兮詩有古來文
有高致俾余長吟兮中而不倚群而不類一以恍兮念言究爾於乎
已矣嗟歲月之駸駸兮已

端誠佐理功臣三重大匡興安府院君藝文大 先生姓
提學謚文忠公拙隱先生李公墓誌銘 李穡 收

李氏諱仁復字克禮京山府人也祖諱兆年官至政堂文學謚文烈考諱褒醇厚長者位省宰循々蹈禮先生々而狀貌魁偉稍長知讀書擧止如老成文烈公每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伯仲乎仲侍中公名仁任也泰定丙寅先生年十九連中監試知貢擧明年調福州司錄先生以爲文章非精研博攻無以致其極故當操筆點綴極其至其得詩意出以示人則辭嚴義奧卓冠一世叙事賦物注々含譏諷戊寅授修撰己卯陞春秋供奉辛巳拜左正言知製教秋中征東鄕試第二冬移起居舍人壬午會試京師中選授將仕郞錦州判官其在都也遷右獻納癸未再遷起居注甲申明陵卽位徵禮儒臣且曰李某擢第天朝今已三年而不超擢豈予

崇文孟意哉於是三遷典理摠郎司僕正司議大夫皆兼知製敎
編修官明年王曰予之待李某猶未至也以本官授右副代言又明
年移典理冬進拜密直提學且命先生進講書筵先生貌嚴詞
氣簡重明陵每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是歲先君稼
亭公建言修忠烈忠宣忠肅三王實錄益齋李侍中謹齋安
贊成事年秉筆公亦與焉明年進左使辛卯玄陵即位壬辰秋趙
日新聚羣不逞用夜半殺皇后兄奇轅入王宮又殺宿衛近臣自
爲政丞號令內外朝臣洶懼無一言上密召先生曰事已至此何
爲則可先生曰人臣敢倡亂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堂法令彰明
如其猶豫臣恐累及於上上遂決意誅日新事定命先生撰書

以聞上素重公將大用及是益重之癸巳進拜匡靖大夫進賢館大
提學政堂文學乙未封星山君丙申拜金紫大夫贊文閣大學士朝
廷赦使回當進表謝恩上曰今宰相知大體守節義無如李某乃
以使事命之先生不少辭使還稱旨丁酉監修國史知貢舉取
今政堂文學廉興邦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己亥改尚書僕射
兼御史大夫先生嘗謂穡曰余猥以不才攝行臺事者至于再三
未嘗振舉紀綱自念瑣碎不足煩上聽大事又在廟堂不可中
撓於是乎無一事可言矣然先生入臺百官肅然先生之謙退皆
此類也辛丑丁外艱其冬沙賊入界國家南徙且避其鋒先生與
今侍中公遮拜行宮于忠州上喜甚命從行明年二月我軍大集

克復京城大兵之後庶事當有措置上以先生判開城府事冬
進重大匡三司左使癸卯春拜都僉議贊成賜功臣號端誠佐理
甲辰封興安君冬孛剌帖木兒引兵入朝黜丞相代其位入奏實
難其人上又曰非李某不可先生入見丞相辭簡貌重丞相屢目
之先生退謂從者曰就之不見所畏其斯人乎上薦愼屬于天
子又以先生長左右司遂進階奉議大夫乙巳封興安府院君甲寅
先生年六十七矣疽發背先生自度不起具衣服北面稽顙若辭
遣之狀謂侍中公曰宰臣殁官庇葬事國家厚恩也顧吾平日
未有絲毫補死且有愧公為我辭焉言訖命加元服於身蕭然而
逝上聞之悼甚素膳徹朝遣使致祭謚曰文忠卒之三日葬于城

南栗村之原先生諱命也明年配享忠定王廟先生凡三娶生子二
人判事姜居正之女生一男曰向繼室李氏生一男曰容又娶河氏無
子孫穡既從先生後嘗見先生聞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怒
而暗形于色然不發之口人皆謂先生口吃嘗語穡曰吾性褊急恐
失於言以忍爲守迄今老矣不覺心動此吾養之未至耳嗚呼先
生學問之密操守之篤尚終變化氣質則其行事之審宜其
不可及也是爲銘銘曰星山之英入貢天庭流光東海有爛文星有行
斯愼有言斯忍惟古之才惟今之儁惟時之艱惟使之難公躬雖
瘁公必出關誅親拒命忠于王政薦目瞿瞿公居以病公歸自
西有馬之斯室家相慶我公歸兮惟是我國如骨而肉逝我公

帰余寒誰燠人言我公文章之宗國而忘家專對是工烈〃

行實升配太室廻后降祥子孫其吉粟村之陽星山之岡硯無

不亡祖孫相望嗚呼興安永世不忘(鷄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秋七月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鷄林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于第

年八十一太常謚文忠公十月有司具儀衛葬于牛峰縣桃李村

先塋丙辰冬配享恭愍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姓李氏新

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大臣曰李謁平其後至諱瑱檢校政丞謚

文定娶朴仁貴之女以至元丁亥十二月生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為

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僐試成均擧子首其

然相頡頏閻公所作消編莫敢爭先公果為魁是歲又中禮
闈兩科權公菊齋以其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
論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益大
吾門乎戊申遂入藝文春秋館辛亥屢遷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
居稱職壬子遂為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忠宣王佐仁宗定
内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太尉
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
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也姚牧菴
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遊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
嘆不置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己未王降香江南樓

臺風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
事賜端誠翊贊功臣號知貢擧時稱得士壬戌冬還京師未至
忠宣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藹然乙丑改賜
功臣號推誠亮節再轉政堂文學忠惠王權國至丙子以三重大匡
封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忠肅薨其秋政丞曺頔聚百
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而陰爲藩王地忠惠王率精
騎挐殺之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禍且不
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對以軍事得辨
析功在一等既還群小益媢公屛迹不出著櫟翁稗說至正甲
申忠穆王即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公爲師丙戌修

忠烈王實錄辛卯玄陵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數月國空虛公措
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賜同德協義贊化功臣號元從功臣趙日
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冬日新聚群不逞庭入宮害
所忌繼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爲右政丞甲午公
年七十封金海侯丁酉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須祿有
差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鷄林
府院君公自十五登科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忠定三年不與
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
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
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回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

個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稱擧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
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織語對客置酒商確古今
亹亹不倦崔拙翁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公
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古人耳公之
孫連姻奇氏公忌甚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勑兩制賦詩以賀且
命公叙其事公辭不爲自號益齋辛旽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
明不可及也如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
益齋其見重於此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凡三娶權
氏生二男長曰瑞種次曰達尊朴氏生一男曰彰路徐氏生二女銘曰天
地儲精公乃挺生奎壁耀芒公廼發揚名溢域中身居海東道德

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昌黎之韓光風霽月春陵茂叔四表國
鈞年踰八旬麟鳳其瑞蓍龜其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閟宮升
配叙崇無對惟爾子孫忠孝是遵勿謂無知公在九原 松堂先生金公墓誌
銘
金年十四赴成均試在庭中望見先生具袍笏端坐儼然如泰
山喬嶽群士屏氣不敢譁既爲門生往來聽教溫言藹色推明國典
獎誘人材亹亹不已慨然有風俗日頹之嘆居家不理生產左右琴
書澹如也嘗栽松東園植蓮南池每歲庭中牧丹花開具酒食召門生
上大夫人壽兄弟子姪怡怡愉愉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大夫人享九十一歲
之壽嗚呼盛矣丙申大夫人以病卒葬于皇考文正公之墓次居其傍
終制先生素以病艱於行步然朝夕奠酒掃必親無少懈蓋近世

宰相所未有也先生姓金氏諱光載字子輿號松堂先生光州人司
空金吉之後考諱台鉉號快軒文正公以四世元老爲國蓍龜政丞
致仕嘗集國初以来文章目曰海東文鑑行于世母高氏嘗夢見明星
入懷中而生娶太祖子孝隱之後侍郎諱丁朝之女生先生公以至元
甲午正月生既生而身長二尺餘父母異之絶愛之既冠中皇慶癸丑
科座主一齋先生權政丞愛其知禮厚待之補成均学官至順
庚午從忠惠王京師以勞授司僕寺丞至元己卯忠惠王幾爲曹
頔所廢而幸勝之然其黨多附勢必將甘心焉及王如京師公曰
吾居危矣吾忍獨免乎哉徒從之賴天子聖明復辭東還累轉成
均祭酒三司左尹皆兼知製教明年秋掌試成均時稱得士忠惠

王素憚公嚴左右又多忌之顧無一以藉口乃曰金公愛靜仕進
非其志也上稍信之乃遞其職群小益張癸未冬岳陽之禍
起矣甲申忠穆王立起公為右副代言遷至密直副使陞知司
己丑忠定王立開書筵以公為師公固辭入匡靖大夫藝文大提
學兼提調銓選入告王曰文選吏曹掌之武選兵曹掌之摠
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也仍舊便從之然尋命公兼典理判書
辛卯玄陵嗣位公杜門不出奉養大夫人朝夕盡禮及其琴祥侍
中洪陽坡先生与一時名卿往嘗苦之公曰吾年六十三始居于
位常懼一朝身先朝露以為宗族羞獲至今日考妣之德也
言畢泣下諸公皆泣下嘆服以舊病不出門玄陵聞其風使使諭

公曰思与公語久矣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公惶恐子姪扶以入
上曰年顏非甚衰也而有斯疾何耶嘆惜者久之命有司旌表
所居曰靈昌坊孝子里復其里若干户以奉事焉辛丑避紅賊
高昌縣因留居之癸卯春感微恙謂夫人曰吾今年七十死復何
恨男子不絶於夫人之手禮也可与衆婢退矣且戒無或高聲疾
語以擾我也俄而絶平日所養可知已葬于德水先塋公娶金公
承澤之女生子女二人男曰興祖倜儻有志官至中顯(軍器監)歷使水原海
州政績頗著死於鐵城之手人至今憐之外曾孫護軍(姓朴)名蕆徵銘
於韓山李穡嗚呼先生之德行政事表表如此宜其子孫之多也而
軍器監無後是天之未定也是天之好惡与人殊也銘曰惟東有國

有松蒼〻君子之宅池水之盈蓮香之清君子之德出以事君有
政有文正我王國入以事親愈悳光愈真化我民俗先生之風被于
海東永世攸則我作斯銘匪私先生史筆之直